

四庫全書薈要

• 乾隆御覽本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資治通鑑卷三十一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資治通鑑卷三十一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紀二十三

起屠維大淵獻盡  
彊圉協洽凡九年

孝成皇帝上之下

陽朔三年春三月壬戌隕石東郡八 夏六月潁川鐵

官徒申屠聖等百八十人殺長吏盜庫兵自稱將軍經

歷九郡遣丞相長史御史中丞逐捕以軍興從事

長知  
兩翻

師古曰逐捕之事須有發興皆依軍法

皆伏辜

秋王鳳疾天子數自臨

問數所

親執其手涕泣曰將軍病如有不可言

師古曰不可言

謂死也不欲斥言之

平阿侯譚次將軍矣鳳頓首泣曰譚等雖與

臣至親行皆奢僭

行下孟翻

無以率導百姓不如御史大夫

音謹敕

敕整也正也固也理也

臣敢以死保之及鳳且死上疏謝

上復固薦音自代

復扶又翻

言譚等五人必不可用天子然

之初譚倨不肯事鳳

師古曰倨慢也

而音敬鳳卑恭如子故鳳

薦之八月丁巳鳳薨九月甲子以王音為大司馬車騎



將軍而王譚位特進領城門兵

長安十二城門皆有屯兵

安定太守

谷永以譚失職勸譚辭讓不受城門職由是譚音相與

不平冬十一月丁卯光祿勳于永為御史大夫永定

國之子也

四年春二月赦天下夏四月雨雪

雨于具朔

秋九月壬

申東平思王宇薨

宇宣帝之子

少府王駿為京兆尹駿吉

之子也先是京兆有趙廣漢張敞王尊王章至駿皆有

能名故京師稱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

趙廣漢張敞宣帝時尹京三王

皆帝所用史言尹京者難其材先悉為翻

閏月壬戌于永卒 烏孫小昆

彌烏就屠死子拊離代立

師古曰拊讀與撫同

為弟日貳所殺漢

遣使者立拊離子安日為小昆彌日貳亡阻康居

亡奔康居

依阻其迷以自全

安日使貴人姑莫匿等三人詐亡從日貳刺

殺之

師古曰詐畔亡而殺之因得以刺殺刺亡亦翻

於是西域諸國上書願復

得前都護段會宗

會宗前為西域都護終更而還復扶又翻

上從之城郭諸

國聞之皆翕然親附

谷永奏言聖王不以名譽加於

實效御史大夫任重職大少府宣達於從政唯陛下留

神考察上然之

鴻嘉元年春正月癸巳以薛宣為御史大夫

用谷永之言也

二月壬午上行幸初陵赦作徒

師古曰徒人之在陵役作者

以新豐

之戲鄉為昌陵縣

師古曰戲水之鄉也戲音許宜翻

奉初陵

上始為

微行

張晏曰出入市里不復警蹕若微賤者之所為故曰微行

從期門郎或私奴十

餘人或乘小車或皆騎

騎奇寄翻

出入市里郊野遠至旁縣

旁縣諸縣環長安旁者也

甘泉長楊五柞

柞才各翻

鬪雞走馬常自稱富

平侯家人富平侯者張安世四世孫放也放父臨尚敬

武公主

文穎曰公主成帝姊也臣瓚曰敬武公主是元帝姊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薛宣傳云主怒曰

嫂何以取妹殺之既謂元后為嫂是即元帝妹也地理志鉅鹿郡有敬武縣

生放放為侍中

中郎將娶許皇后女弟當時寵幸無比故假稱之 三

月庚戌張禹以老病罷以列侯朝朔望位特進見禮如

丞相

朝直送綱

賞賜前後數千萬

夏四月庚辰薛宣為丞

相封高陽侯

恩澤侯表高陽侯食邑千東莞

京兆尹王駿為御史大夫

王音既以從舅越親用事小心親職

從才用綱

上以音自

御史大夫入為將軍

將軍中朝官故曰入

不獲宰相之封

自公孫弘以來

為相者  
封侯

六月乙巳封音為安陽侯

地理志汝南郡有安陽侯國

冬

黃龍見真定

見賢通翻

是歲匈奴復桀累單于死弟且麋

胥立為搜諧若鞮單于遣子左祝都韓王昫留斯侯入

侍以且莫車為左賢王

累力追翻單音蟬且子余翻鞮丁兮翻昫漢書作胸師古曰音

許子翻

二年春上行幸雲陽甘泉

甘泉宮在雲陽縣

三月博士行大

射禮

古者天子諸侯大夫士皆有大射之禮博士所行士之射禮也

有飛雉集于庭歷

階登堂而雉

師古曰歷階謂以次而登也雉古豆翻

後雉又集太常宗正

丞相御史大夫車騎將軍之府又集未央宮承明殿屋

上車騎將軍音待詔寵等上言

師古曰以經術待詔其人名寵不記姓也

天

地之氣以類相應譴告人君甚微而著雉者聽察先聞

雷聲故月令以紀氣

師古曰謂季冬之月雉雊雞乳

經載高宗雊雉之

異以明轉禍為福之驗

師古曰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祖已曰惟先假王正

厥事故能禳妖而致百年之壽

今雉以博士行禮之日歷階登堂萬衆

睢睢

師古曰睢睢仰目視貌音呼惟翻

驚怪連日徑歷三公之府太常

宗正典宗廟骨肉之官然後入宮其宿留告曉人具備

深切

師古曰宿音先就翻留音力救翻

雖人道相戒何以過是後帝使

中常侍鼂閣詔音曰

鼂古朝字

聞捕得雉毛羽頗摧折類拘

執者得無人為之

師古曰言人放此雉故欲為變異者折而設翻

音復對曰陛

下安得亡國之語不知誰主為佞譖之計誣亂聖德如

此者左右阿諛甚衆不待臣音復調而足

復扶又翻調古諂字師古

曰足益也音子翦翻足其不足曰足

公卿以下保位自守莫有正言如今

陛下覺寤懼大禍且至身深責臣下繩以聖灋臣音當

先誅豈有以自解哉今即位十五年繼嗣不立日日駕

車而出失行流聞

行所行也言帝所行多非道過失流布聞於遠方也行下益翻

海內

傳之甚於京師外有微行之害內有疾病之憂皇天數

見災異欲人變更

數所角翻見賢遍翻更工衡翻下同

終已不改天尚不

能感動陛下臣子何望獨有極言待死命在朝暮而已

如有不然老母安得處所尚何皇太后之有高祖天下

當以誰屬乎

如淳曰老母音之老母也當隨已受罪誅也又謂已言深切觸悟人主積愆而犯必

行之誅不能復顧太后也師古曰如說非也此言摠屬於成帝耳不然者謂不如所諫而自脩改也老母即帝

之母太后也言帝不自脩改國家危亡太后不知處所高祖天下無所付屬也屬音之欲翻

宜謀於



賢智克己復禮

用論語孔子答顏淵之言

以求天意繼嗣可立災變

尚可銷也

初元帝儉約渭陵不復徙民起邑

事見二十九卷

元帝永光四年復扶又翻

帝起初陵

即延陵也

數年後樂霸陵曲亭南更

營之

即新豐戲鄉之地關中記昌陵在霸城東二十里樂音洛

將作大匠解萬年

解戶

買翻姓也姓譜自晉唐叔虞食邑於解今解縣也晉有解狐解楊

使陳湯為奏請為初

陵徙民起邑欲自以為功求重賞湯因自請先徙冀得

美田宅上從其言果起昌陵邑

為萬年湯得罪罷昌陵張本

夏徙郡

國豪桀貲五百萬以上五千戶于昌陵

五月癸未隕

石于杜郵三 六月立中山憲王孫雲客為廣德王

山中

憲王福靖王勝之玄孫也地節元年福薨子懷王脩嗣五鳳三年脩薨無後今立雲客

是歲城

陽哀王雲薨無子國除

城陽景王章傳國十世至雲

三年夏四月赦天下 大旱 王氏五侯爭以奢侈相

尚成都侯商嘗病欲避暑從上借明光宮

師古曰黃圖云明光宮在

城內近桂宮

後又穿長安城引內灋水

地理志豐水出鄠縣東南北流過上林苑

入注第中大陂以行船立羽蓋

羽蓋編羽為之

張周帷

周帷船之四周

皆張帷

楫棹越歌

師古曰楫棹皆所以行船也令執楫棹人為越歌也楫謂棹之短者也今吳越

之人謂之繞音饒  
越歌謂越之歌

上幸商第見穿城引水意恨內銜之

未言後微行出過曲陽侯第又見園中土山漸臺象白

虎殿

起土山漸臺又為室屋象白虎殿也

於是上怒以讓車騎將軍音商

根兄弟欲自黥劓以謝太后

劓魚器翻又牛倨翻

上聞之大怒乃

使尚書責問司隸校尉京兆尹知成都侯商等奢僭不

軌藏匿姦猾皆阿縱不舉奏正灋二人頓首省戶下

司隸

校尉察三輔京兆尹治京邑而阿縱不舉奏故責之省戶禁門也

又賜車騎將軍音策

書曰外家何甘樂禍敗

師古曰言此罪過並身自為之余謂言商等奢僭必將得罪何

乃甘心為之以為樂也樂音洛而欲自黜削相戮辱於太后前傷慈母

之心以危亂國家外家宗族彊上一身寢弱日久今將

一施之

師古曰行刑罪

君其召諸侯令待府舍

諸侯指商根等師古曰令總集

音舍待

是日詔尚書奏文帝誅將軍溥昭故事

見十四卷文帝

詔命

前十車騎將軍音籍橐請罪

師古曰自坐橐上言待刑戮也

商立根皆

負斧質謝良久乃已上特欲恐之實無意誅也秋八

月乙卯孝景廟北闕災初許皇后與班婕妤皆有寵

於上上嘗遊後庭欲與婕妤同輦載

婕妤音接于下同

婕妤辭

曰觀古圖畫賢聖之君皆名臣在側三代末主乃有嬖

妾今欲同輩得無近似之乎

師古曰嬖愛也音必計翻又平義翻近音巨新翻

上善其言而止太后聞之喜曰古有樊姬

張晏曰楚王好田樊姬為

不食禽獸之肉按樊姬事楚莊王

今有班婕妤班婕妤進侍者李平得

幸亦為婕妤賜姓曰衛其後上微行過陽阿主家

師古曰陽

阿平原之縣也應劭曰平原漯陰東南五十里有陽阿鄉故縣也考異曰五行志作河陽主伶立趙后外傳

及荀紀亦作河陽外戚傳顏師古注曰陽阿平原之縣也今俗書阿字作河或為河陽皆後人所妄改耳今從

之悅歌舞者趙飛燕

師古曰以其體輕故曰飛燕

召入宮大幸有女

弟復召入

又復扶

姿性尤醜粹左右見之皆嘖嘖嗟賞

嘖嘖

衆口稱羨而作聲也音側草翻

有宣帝時披香博士淖方成在帝後

披香

博士後宮女職也淖音女救翻姓也

唾曰此禍水也滅火必矣姊弟俱為

倖得貴傾後宮許皇后班婕妤皆失寵於是趙飛燕譖

告許皇后班婕妤挾媚道

婦人挾媚道者盡誑他人求己親媚

祝詛後宮

詈及主上

祝職救翻詛莊助翻詈力智翻

冬十一月甲寅許后廢處昭

臺宮

師古曰宮在上苑中處昌呂翻

后姊謁皆誅死親屬歸故郡

后姊

謁為平安剛侯夫人許氏本山陽人也

考問班婕妤對曰妾聞死生

有命富貴在天

論語載子夏答司馬牛之言

脩正尚未蒙福為邪欲

以何望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愬

師古曰祝詛主上是不臣也

如

其無知愬之何益故不為也上善其對赦之賜黃金百

斤趙氏姊弟驕妬倖得恐久見危乃求共養太后於長

信宮

師古曰共音居用翻養音弋向翻宮閣記長信殿在長樂宮太后常居之

上許焉

廣

漢男子鄭躬等六十餘人攻官寺篡囚徒盜庫兵自稱

山君

廣漢郡高帝分蜀郡置屬益州師古曰逆取曰篡風俗通寺司也諸官府所止皆曰寺

四年秋勃海清河信都河水溢溢

勃海唐滄景州清河唐貝州信都唐冀州

師古曰滋湯也音普頤翻灌縣邑三十一敗官亭民舍四萬餘所敗補

通平陵李尋奏言議者常欲求索九河故迹而穿之今

因其自決可且勿塞以觀水執索山客翻塞悉則翻下同河欲居之

當稍自成川跳出沙土然後順天心而圖之必有成功

而用財力寡於是遂止不塞朝臣數言百姓可哀上遣

使者處業振贍之師古曰處業謂安處之使得居業數所角翻處昌呂翻廣漢鄭

躬黨與濱廣犯歷四縣衆且萬人州郡不能制冬以河

東都尉趙護為廣漢太守發郡中及蜀郡合三萬人擊



之或相捕斬除罪

師古曰賊黨相捕斬赦其本罪

旬月平遷護為執金

吾賜黃金百斤

是歲平阿安侯王譚薨上悔廢譚使

不輔政而薨也乃復進成都侯商

復扶又翻

以特進領城門

兵置幕府得舉吏如將軍

漢制列將軍置幕府得舉吏

魏郡杜鄴時

為郎素善車騎將軍音見音前與平阿侯有隙即說音

曰夫戚而不見殊孰能無怨

師古曰戚近也殊謂異於疏也說輸芮翻

昔秦

伯有千乘之國而不能容其母弟

師古曰秦景公母弟公子鍼有寵於其父

桓公景公立鍼懼而奔晉事在昭元年故經書秦伯之弟鍼出奔晉傳曰稱弟罪秦伯也

春秋譏焉

周召則不然

師古曰言周公召公無私怨也余謂忠以不然者不為秦伯之為也召讀曰邵

相輔義以相匡同己之親等己之尊不以聖德獨兼國

寵又不為長專受榮任分職於陝並為弼疑

師古曰分職於陝謂

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陝即今陝州

縣也音式冉翻而說者妄云分陝是潁川郡縣謬矣弼

疑謂左輔右弼前疑後丞也余按字書陝從兩

入郊從兩人人自不考耳為于偽翻長知兩翻故內無

感恨之隙

師古曰感音胡閏翻

外無侵侮之羞俱享天祐兩荷高

名者蓋以此也

荷下可翻

竊見成都侯以特進領城門兵復

有詔得舉吏如五府

丞相御史及車騎左右將軍府也復扶又翻

此明詔所

欲必寵也將軍宜承順聖意加異往時每事凡議必與

及之發於至誠則孰不說諭

師古曰言皆出於至誠彼必和說無憂乖異也說讀

悅音甚嘉其言由是與成都侯商親密二人皆重鄴

永始元年春正月癸丑太官凌室火

師古曰凌室藏冰之室凌音力證翻

又音戊午戾后園南闕火

考異曰五行志及荀紀二火皆作災今從漢書

上欲立趙婕妤為皇后皇太后嫌其所出微甚難之太

后姊子淳于長為侍中數往來通語東宮

數所角翻

歲餘乃

得太后指許之夏四月乙亥上先封婕妤父臨為成陽

侯

恩澤侯表成陽侯食邑於汝南新息

諫大夫河間劉輔上書

漢書劉輔河間宗室

言昔武王周公承順天地以饗魚鳥之瑞然猶君臣祇

懼動色相戒

今文尚書泰誓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為烏周公曰復哉復哉

況

於季世不蒙繼嗣之福屢受威怒之異者庠

威怒謂皇天降威震

怒也庠古乎字雖夙夜自責改過易行

行下孟翻

畏天命念祖業妙

選有德之世考卜窈窕之女

鄭玄曰考猶稽也師古曰窈窕幽閒也

以承

宗廟順神祇心塞天下望

塞悉則翻

子孫之祥猶恐晚暮今

乃觸情縱欲傾於卑賤之女欲以母天下不畏於天不

愧於人惑莫大焉里語曰腐木不可以為柱人婢不可

以為主

考異曰劉輔傳云腐木不可以為柱卑人不可以為主荀紀柱作珪卑人作人婢今柱從漢

書人婢從荀紀

天人之所不子必有禍而無福市道皆共知之

師古曰市道市中之道也一曰市人及行於道路者也予讀曰與

朝廷莫肯壹言臣竊

傷心不敢不盡死書奏上使侍御史收縛輔繫掖庭祕

獄師古曰漢舊儀掖庭詔獄令丞宦者為之主理婦人女宮也

羣臣莫知其故於是

左將軍辛慶忌右將軍廉褒光祿勳琅邪師丹太中大

夫谷永

四人皆中朝官

俱上書曰竊見劉輔前以縣令求見擢

為諫大夫

輔以褒貶令上書言得失召見擢諫大夫褒貶東海縣也貶音肥

此其言必

有卓詭切至當聖心者故得拔至於此旬月之間收

秘獄

下退稼翻

臣等愚以為輔幸得託公族之親在諫臣之

列新從下土來未知朝廷體獨觸忌諱不足深過

過猶罪也

小罪宜隱忍而已如有大惡宜暴治理官與衆共之

理官

謂廷尉也師古曰令衆人知其罪狀而

罰之暴顯示也顯示其罪使理官治之

今天心未豫

張晏

曰豫悅豫也

災異屢降水旱迭臻方當隆寬廣問褒直盡下

之時也而行慘急之誅於諫爭之臣

爭讀

震驚羣下失

忠直心假令輔不坐直言所坐不著

師古曰著明也

天下不可

戶曉

師古曰言不可家家曉諭之也

同姓近臣本以言顯其於治親養

忠之義

治直之翻

誠不宜幽囚於掖庭獄公卿以下見陛下

進用輔亟而折傷之暴人有懼心精銳銷

師古曰人皆懼也

蘇林曰

夷弱也師古曰夷音乃亂翻又乳充翻

莫敢盡節正言非所以昭有虞

之聽

師古曰舜有敢諫之鼓故言有虞之聽也一曰謂達四聰也

廣德美之風臣等

竊深傷之惟陛下留神省察

省悉升翻

上乃徙輔繫共工獄

蘇林曰考工也

師古曰少府之屬官亦有詔獄共讀與龔同

減死罪一等論為鬼薪

應劭曰取薪給宗廟為鬼薪三歲刑也

初太后兄弟八人獨弟曼早死

不侯

鳳嗣父爵陽平侯宗安成侯庶弟五人同日封謂之五侯八人之中獨曼不侯

太后憐之

曼寡婦渠供養東宮

供古用翻養余亮翻

子莽幼孤不及等比

師古

曰比音必寐翻余謂富音毗至翻

其羣兄弟皆將軍五侯子乘時侈靡

師古曰乘因也以富貴之時

以輿馬聲色佚游相高

師古曰佚與逸同

莽因

折節為恭儉勤身博學

折而設翻

被服如儒生

師古曰被音皮義翻

事

母及寡嫂養孤兄子行甚敦備

莽兄永早死有子光行下孟翻

又外交

英俊內事諸父曲有禮意大將軍鳳病莽侍疾親嘗藥



鄭玄曰嘗樂  
度其所堪

亂首垢面不解衣帶連月鳳且死以託太

后及帝拜為黃門郎

漢舊儀曰黃門郎屬黃門令日暮入對青瑣門拜名曰夕郎董巴曰

禁門曰黃闥

遷射聲校尉久之叔父成都侯商上書願分戶

邑以封莽長樂少府戴崇

姓譜戴宗戴公之後一曰宗滅戴子孫以國為氏

侍

中金涉中郎陳湯等皆當世名士咸為莽言

為于偽上翻下同

由是賢莽太后又數以為言

數所角翻

五月乙未封莽為新

都侯

莽傳以南陽新野之郡鄉為新都侯國

遷騎都尉光祿大夫侍中宿

衛謹敕爵位益尊節操愈謙散輿馬衣裘振施賓客

師古

曰振舉也  
施式智翻

家無所餘收贍名士交結將相卿大夫甚衆

故在位者更推薦之

衡工翻

游者為之談說虛譽隆洽傾

其諸父矣

隆盛也洽漸決也周徧也

敢為激發之行處之不慙慙

師古

曰激急動慙愧也激音工歷翻行

下孟翻處昌呂翻慙音女六翻

嘗私買侍婢昆弟或

頗聞知莽因曰後將軍朱子元無子

朱博字子元

莽聞此兒

種宜子

師古曰此兒謂所買婢也種章勇翻

即日以婢奉朱博其匿情求

名如此

王莽事始此

六月丙寅立皇后趙氏大赦天下皇

后既立寵少衰而其女弟絕幸為昭儀居昭陽宮其中

庭彤朱而殿上髹漆

師古曰以漆漆物謂之髹音許求翻又許昭翻今關東俗器物一再

著漆者謂之梢漆梢即髹聲之轉重耳髹字或作髹音義亦與髹同今關西俗云黑髹盤朱髹盤其音如此兩

義並通毛晃切皆銅沓黃金塗

師古曰切門限也音千結翻沓冒其頭也塗以

金塗銅上也

白玉階

師古曰階所由升殿陞也

壁帶往往為黃金釭

函藍田璧明珠翠羽飾之

服虔曰釭壁中之橫帶也音灼曰以金環飾之也師古曰

壁帶壁之橫木露出如帶者也於壁帶之中往往以金為釭若車釭之形也其釭中著玉璧明珠翠羽耳藍田

山名出美玉釭音工流俗讀之音江非也

自後宮未嘗有焉趙后居別館多

通侍郎宮奴多子者

侍郎郎之得出入禁中者宮奴有罪沒為官奴給使宮中者昭

儀嘗謂帝曰妾姊性剛有如為人構陷則趙氏無種矣

種章勇翻

因泣下悽惻帝信之有白后姦狀者帝輒殺之由

是后公為淫恣無敢言者然卒無子

卒子恤翻

光祿大夫劉

向以為王教由內及外自近者始

詩大序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

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曰正始之道王化之基

於是採取詩書所載賢妃貞婦

興國顯家及孽嬖亂亡者

師古曰孽庶也嬖愛也

序次為列女傳

凡八篇及采傳記行事著新序說苑凡五十篇奏之數

上疏言得失陳灋戒

數所角翻

書數十上以助觀覽補遺闕

上時  
掌翻

上雖不能盡用然內嘉其言常嗟歎之

昌陵制

度奢泰久而不成劉向上疏曰臣聞王者必通三統

應劭

曰二王之後與己為三統也孟康曰天地人之始也張晏曰一曰天統謂周以十一月建子為正天始施之端也二曰地統謂殷以十二月建丑為正地始化之端也三曰人統謂夏以十三月建寅為正人始成之端也師古曰諸家之說皆不備也言王者象天地人之三統故存三代也

明天命所授者博非

獨一姓也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孝文皇帝嘗美石

櫛之固張釋之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夫

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故釋之之言為無窮計也

釋之對詳見十四  
卷文帝前三年

孝文寤焉遂薄葬棺槨之作自黃帝

始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槨之中

黃帝堯舜禹湯文武

周公丘壠皆小葬具甚微

晉灼曰丘壠冢墳也

其賢臣孝子亦承

命順意而薄葬之此誠奉安君父忠孝之至也孔子葬

母於防

師古曰防魯邑名也杜預曰昌邑縣西有防城

墳四尺

記禮弓曰孔子既得合葬於防

曰古者墓而不墳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不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師古曰墳者謂積土也春秋緯

天子墳高三仞樹以松諸侯半之樹以柏大夫八尺樹以桾草士四尺樹以槐庶人無墳樹以楊柳鄭玄曰孔

子蓋用士禮

延陵季子葬其子封墳掩坎其高可隱

孟康曰隱蔽之

財可見而已臣瓚曰謂人立可隱肘也師古曰瓚說是也隱音於靳翻

故仲尼孝子而延

陵慈父舜禹忠臣周公弟弟

師古曰弟弟者言弟能順理也上弟音徒計翻

其

葬君親骨肉皆微薄矣非苟為儉誠便於體也秦始皇

葬於驪山之阿下錮三泉上崇山墳水銀為江海黃金

為鳧鴈珍寶之藏

臧古藏字通下臧椁同

機械之變棺槨之麗宮

館之盛不可勝原

詳見七卷秦始皇三十七年勝音升

天下苦其役而反

之驪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萬之師至其下矣

事見七卷秦二

世二項籍燔其宮室營宇

事見九卷高帝元年

牧兒持火照求亡

羊失火燒其臧椁自古及今葬未有盛如始皇者也數

年之間外被項籍之災

被皮義翻

內離牧豎之禍

師古曰離遭也

豈

不哀哉是故德彌厚者葬彌薄知愈深者葬愈微無德

寡知

知讀曰智下賢知同

其葬愈厚丘壠彌高宮闕甚麗發掘必

速由是觀之明暗之效葬之吉凶昭然可見矣陛下即

位躬親節儉始營初陵其制約小天下莫不稱賢明

始營

陵見上卷建始二年

及徙昌陵增庫為高

師古曰庫下也音婢

積土為山發

民墳墓積以萬數營起邑居期日迫卒

師古曰卒讀曰猝

功費



大萬百餘

應劭曰大萬億也大臣也

死者恨於下生者愁於上臣甚

惛焉

師古曰惛謂不了言惑於此事也惛音昏一云惛古悶字憂病也余謂當從後說

以死者

為有知發人之墓其害多矣若其無知又安用大謀之

賢知則不說

說讀與悅同下同

以示衆庶則苦之若苟以說愚

夫淫侈之人又何為哉唯陛下上覽明聖之制以為則

下觀亡秦之禍以為戒初陵之模宜從公卿大臣之議

以息衆庶上感其言初解萬年自詭昌陵三年可成卒

不能就

辛子恤翻

羣臣多言其不便者下有司議

下遐稼翻

皆曰

昌陵因卑為高度便房猶在平地上

漢書音義曰便房藏中便坐也度徒

洛客土之中不保幽冥之靈淺外不固

服虔曰取它處土以增高為客

土卒徒工庸以鉅萬數至然脂夜作取土東山且與穀

同賈

師古曰賈讀曰價

作治數年天下徧被其勞

治直之翻被皮義翻

故

陵因天性據真土處勢高敞旁近祖考

初陵近渭陵又西近茂陵處昌

呂翻近其新翻

前又已有十年功緒

師古曰緒謂端次也

宜還復故陵勿

徙民便秋七月詔曰朕執德不固謀不盡下

師古曰言不博謀於

庫下過聽將作大匠萬年言昌陵三年可成

師古曰過誤也萬年解萬

年作治五年中陵司馬殿門內尚未加功

如淳曰陵中有司馬殿門

如生時制也臣瓚曰天子之藏壙中無司馬殿門也此謂陵上寢殿及司馬門也時皆未作之故曰尚未加功

師古曰中陵陵中正寢也司馬殿門瓚說是也天下虛耗百姓罷勞客土疏惡

罷讀曰疲終不可成朕惟其難師古曰怛然傷心怛當

驚也懼也悼也夫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故詔引之

其罷昌陵及故陵勿徙吏民罷昌陵遷故陵而故陵勿起陵邑徙吏民也令

天下毋有動搖之心初鄴侯蕭何之子嗣為侯者無

子及有罪凡五絕祀高后文帝景帝武帝宣帝思何之

功輒以其支庶紹封

蕭何薨子祿嗣薨亡子高后乃封何夫人同為酈侯小子延為筑陽

侯孝文元年罷同更封延為酈侯薨子遺嗣薨亡子文帝復以遺弟則嗣有罪免景帝二年封則弟嘉為武陽

侯薨子勝嗣有罪免武帝元狩中復以酈戶二千四百封何曾孫慶為酈侯慶則子也薨子壽成嗣坐罪免宣

帝封何玄孫建世是歲何七世孫酈侯獲坐使奴殺人為酈侯凡五紹封

減死完為城旦

獲建世孫也

先是上詔有司訪求漢初功臣

之後久未省錄杜業說上曰

先悉為翻省悉并翻說輸內翻

唐虞三代

皆封建諸侯以成太平之美是以燕齊之祀與周並傳

太公封於齊至周安王二十三年始為田氏所滅召公封於燕後周而滅子繼弟及歷載不

墮

師古曰弟繼兄位謂之及載子亥翻墮毀也音火規翻

豈無刑辟

辟毗亦翻

繇祖之

竭力故支庶賴焉

師古曰言國家非無刑辟而功臣子孫得不陷罪辜而能長存者思其先

人之力令有嗣續也

迹漢功臣亦皆剖符世爵受山河之誓

高帝封爵

之誓曰使黃河如帶泰山若厲國以永存爰及苗裔

百餘年間而襲封者盡朽骨

孤於墓苗裔流於道生為愍隸死為轉屍

應劭曰死不能葬故屍流

轉在溝壑之中師古曰愍隸者言為徒隸在可哀愍之中

以往況今

師古曰況譬也

甚可悲

傷聖朝憐閔詔求其後四方忻忻靡不歸心出入數年

而不省察恐議者不思大義徒設虛言則厚德掩息各

簡布章

各斬也簡畧也言既詔求其後復斬而不封畧而不問若如此必布聞於天下也

非所

以示化勸後也雖難盡繼宜從尤功

言漢之功臣絕世者多雖難盡繼宜

取功尤重者後紹其國封也

上納其言癸卯封蕭何六世孫南繇長

喜為鄧侯

地理志南繇縣屬鉅鹿郡孟康曰繇音力全翻百官表縣令長皆秦官掌治其縣萬戶以

上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減萬戶為長秩五百石至三百石長知兩翻考異曰成紀元延元年封蕭相國後

喜為鄧侯荀胡皆用之按功臣表永始元年釐侯喜紹封三年薨永始四年質侯尊嗣五年薨質侯章嗣蓋本

紀誤以永始為元延故也

立城陽哀王弟惲為王

鴻嘉二年哀王雲薨無後考

異曰漢紀惲作惲今從漢書

八月丁丑太皇太后王氏崩

師古曰宣帝王

也 皇后

九月黑龍見東萊

見賢通翻

丁巳晦日有食之

考

異曰荀紀作乙巳按長歷丁巳晦荀說誤

是歲以南陽太守陳咸為少府

侍中淳于長為水衡都尉

二年春正月己丑安陽敬侯王音薨王氏唯音為修整

數諫正

數所角翻

有忠直節

二月癸未夜星隕如雨繹繹

未至地滅

師古曰繹繹光采貌

乙酉晦日有食之

三月丁酉

以成都侯商為大司馬衛將軍紅陽侯王立位特進領

城門兵

京兆尹翟方進為御史大夫

翟亭歷翻又直格翻

谷

永為涼州刺史奏事京師訖當之部

涼州部隴西天水武都金城安定北

地武威張掖燉煌酒泉等郡漢制諸州刺史常以上使八月巡行所部錄囚徒考殿最歲盡詣京師奏事

尚書問永受所欲言

師古曰永有所言令尚書即受之

永對曰臣聞王

天下有國家者

王于況翻

患在上有危亡之事而危亡之言

不得上聞如使危亡之言輒上聞

師古曰如若也有即上聞

則商周

不易姓而迭興三正不變改而更用

衡翻更工

夏商之將亡

也行道之人皆知之

師古曰凡在道路行者也

晏然自以若天有日

莫能危

尚書大傳曰桀云天之有日猶吾之有民日有亡哉日亡吾亦亡矣師古曰自謂如日在天而



無有能傷危也

是故惡日廣而不自知大命傾而不寤易曰危

者有其安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

師古曰易下繫之辭也言安必思危存不

忘亡乃得保其安存

陛下誠垂寬明之聽無忌諱之誅使芻蕘之

臣得盡所聞於前

刈草曰芻采薪曰蕘文王詢于芻蕘

羣臣之上願社稷

之長福也元年九月黑龍見

見賢通翻

其晦日有食之今年

二月己未夜星隕乙酉日有食之

已當作癸此承谷永傳之誤

六月

之間大異四發二而同月三代之末春秋之亂未嘗

有也臣聞三代所以隕社稷喪宗廟者皆由婦人與羣

惡沈湎於酒

喪息浪翻  
沈持林翻

秦所以二世十六年而亡者

始秦

皇二十六年初并天下三十七年崩  
二世三年而亡其有天下纔十六年

養生泰奢奉終泰

厚也二者陛下兼而有之臣請略陳其效建始河平之

際許班之貴傾動前朝

師古曰許皇后及班  
婕妤之家朝直遙翻

熏灼四方

女寵至極不可上矣

師古曰上  
猶加也

今之後起什倍于前

淳如

曰謂趙李本  
從微賤起也

廢先帝灋度聽用其言官秩不當縱釋王

誅

師古曰縱放也釋解也王誅  
謂王法當誅者當丁浪翻

驕其親屬假之威權從

橫亂政

師古曰從音子用  
翻橫音胡孟翻

刺舉之吏莫敢奉憲又以掖

庭獄大為亂阱

師古曰阱穿也為阮阱以拘繫人也亂者言其非正而又多也阱音才性翻仲

馮曰言設獄陷人如阱耳余謂仲說是

榜箠瘠於炮烙

師古曰瘠痛也炮烙紂所作刑也膏

塗銅柱加之火上令罪人行其上輒墮炭中笑而以為樂瘠音千感翻

絕滅人命主為趙

李報德復怨

師古曰復亦報也為于偽翻

反除白罪建治正吏

師古曰反

讀曰幡罪之明白者反而除之吏之公正者建議劾治也

多繫無辜掠立迫恐

師古曰掠

苦服之立其罪名

至為人起責分利受謝

師古曰言富賈有錢假托其名代之為主

放與它人以取利息而共分之或受報謝別取財物為于偽翻

生入死出者不可勝數

勝音升是以日食再既以昭其辜

孟康曰既盡也師古曰昭明也

王者必

先自絕然後天絕之今陛下棄萬乘之至貴樂家人之

賤事

師古曰謂私畜田及奴婢財物樂音洛

厭高美之尊號好匹夫之卑

字

孟康曰成帝好微行更作私字以相呼如淳曰稱張放家人為早字好呼到翻

崇聚僥輕無

義小人以為私客

師古曰僥疾也音頻妙翻又匹妙翻

數離深宮之固

所數

角翻離力智翻

挺身晨夜與羣小相隨

師古曰挺身引也音大鼎翻

烏集雜會

醉飽吏民之家

師古曰言聚散不常如烏鳥之集

亂服共坐沈湎嫚

溷淆無別黽勉遁樂

師古曰黽勉言不息也遁流遁也言流遁為樂也沈持林翻樂音洛

晝夜在路典門戶奉宿衛之臣執干戈而守空宮公卿

百僚不知陛下所在積數年矣王者以民為基民以財

為本財竭則下畔下畔則上亡是以明王愛養基本不

敢窮極使民如承大祭

論語孔子答仲弓之言師古曰言常畏慎

今陛下輕

奪民財不愛民力聽邪臣之計去高敞初陵改作昌陵

役百乾谿費擬驪山

楚靈王侈心無厭民不堪其役潰於乾谿王繼而死驪山事見秦紀

師古曰擬比也言勞役之功百倍於楚靈王費財之廣

比於秦始皇杜預曰乾谿在燕國城父縣南乾音干

靡敝天下

師古曰靡音武皮翻

五年不成而後反故百姓愁恨感

天饑饉仍臻

師古曰仍頻也

流散冗食餒死於道以百萬數

師古

曰穴亦散也餽餼也穴音人勇翻餽音乃賄翻

公家無一年之畜

師古曰畜讀曰蓄

百

姓無旬月之儲上下俱匱無以相救詩云殷監不遠在

夏后之世

師古曰大雅蕩之詩也

願陛下追觀夏商周秦所以失

之以鏡考已行

師古曰鏡謂鑒照之考校也行下孟翻

有不合者臣當伏

妄言之誅

師古曰言上所為違於節儉皆與永言同余謂此言帝之失行與夏殷周秦所以失者合

耳漢興九世百九十餘載

載子亥翻

繼體之主七皆承天順

道遵先祖灋度或以中興或以治安

治直吏翻

至於陛下獨

違道縱欲輕身妄行當盛壯之隆無繼嗣之福有危亡

之憂積失君道不合天意亦以多矣為人後嗣守人功

業如此豈不負哉方今社稷宗廟禍福安危之機在於

陛下陛下誠能昭然遠寤專心反道

師古曰反猶還也

舊德畢

改新德既章則赫赫大異庶幾可銷天命去就庶幾可

復

師古曰去就言去離無德而就有德

社稷宗廟庶幾可保唯陛下留神

反覆熟省臣言帝性寬好文辭而溺於宴樂

省悉好呼到

樂音洛皆皇太后與諸舅夙夜所常憂至親難數言

數言角訓

故推永等使因天變而切諫勸上納用之永自知有內

應展意無所依違

師古曰展申也

每言事輒見答禮

師古曰禮而答之

余謂答禮者答之而又加禮也

至上此對

上時掌翻

上大怒衛將軍高密摘

永令發去

師古曰摘謂發動之

上使侍御史收永敕過交道廐者

勿追

晉灼曰交道廐去長安六十里近延陵

御史不及永還上意亦解自

悔

史收永也

上嘗與張放及趙李諸侍中共宴飲禁

中皆引滿舉白

服虔曰舉滿梧有餘白漑者罰之也孟康曰舉白見驗飲酒盡不也師古曰謂

引取滿觴而飲飲訖舉觴告白盡不也一說白者罰爵之名飲有不盡者則以此爵罰之魏文侯與大夫飲酒令曰不醵者浮以大白於是公乘不仁舉白浮君是也醵子肖翻飲酒盡爵也談笑大噱

師古曰噱



笑聲也音其畧翻或曰噱謂時乘輿幄坐張畫屏風

乘繩

證翻師古曰坐音材卧畫紂醉踞妲已作長夜之樂

妲已當

割翻妲已有蘇侍中光祿大夫班伯久疾新起

姓譜班楚令尹

闕班之後班書叙傳自以為楚令尹子文之後子文初

生棄於夢中而虎乳之楚人謂乳為穀謂虎為於菟故

名穀於菟楚人謂虎班其子以為號師古注曰子文之

子闕班亦為楚令尹余按左傳莊三十年申公闕班殺

令尹子元闕穀於菟為上顧指畫而問伯曰紂為無道

師古曰今文尚書秦誓之

辭何有踞肆於朝

師古曰肆放也陳也朝直遥翻

所謂衆惡歸之不如

是之甚者也

師古曰論語稱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

歸上曰苟不若此此圖何戒對曰沈湎于酒微子所以

告去也

孔頴達曰酒誥注云飲酒齊色曰酒然則酒者顏色酒然齊一之辭師古曰微子殷之鄉士封

於微爵稱子也殷紂錯亂天命微子作誥告箕子比干而去其誥曰用沈酗於酒用亂敗厥德於下我其發出

狂吾家堯遜于荒式號式諄大雅所以流連也

師古曰大雅蕩

事見尚書微子篇

之詩曰式號式諄俾畫作夜言醉酒號呼以畫為夜也

流連言作詩之人嗟歎而泣涕流連也而說者乃以流連為荒亡蓋失之矣大雅所以流詩書淫亂之戒其原

皆在於酒上乃喟然歎曰吾久不見班生今日復聞讜

言

復扶又翻師古曰讜言善言也讜音黨

放等不懌

師古曰懌悅也音亦

稍自引起

更衣

更工衡翻

因罷出時長信庭林表適使來聞見之

曰孟康

信太后宮名也庭林表宮中婦人官名也師古曰長信宮庭之林表也林表官名耳庭非官稱也使疏吏翻

後上朝東宮

朝直廷翻

太后泣曰帝間顏色瘦黑

師古曰間謂比日也

班侍中本大將軍所舉

大將軍謂王鳳也

宜寵異之益求其比

以輔聖德

鳳初薦伯宜勸學召見親近今太后以其能諫正欲令帝寵異之也師古曰比類也音必

寐翻當如字

宜遣富平侯且就國

富平侯張放

上曰諾上諸舅聞

之以風丞相御史

師古曰風讀曰諷

求放過失於是丞相宣御

史大夫方進奏放驕蹇縱恣奢淫不制拒閉使者

侍御史備

奉使至放家逐名捕賊奴從者

賊傷無辜

放知李游君欲獻女求不

閉門設弓弩距使者不肯內

得使奴康等之

從者支屬並乘權勢為暴虐

從才請免

其家賊傷三人

放就國

考異曰叙傳云王音以風丞相御史按放傳丞相宣御史大夫方進奏放過惡音以正月乙

巳薨方進以三月丁酉為御史大夫然則風丞相御史者疑非音也放傳又云上諸舅皆害其寵故但云上諸

舅上不得已

師古曰已止也

左遷放為北地都尉其後比年數

有災變

師古曰比頻也此訛至翻數所角翻

故放久不得還璽書勞問不

絕璽斯氏翻

敬武公主有疾詔徵放歸第視母疾數月

主有瘳後復出放為河東都尉

又復扶

上雖愛放然上迫

太后下用大臣故常涕泣而遣之

邛成太后之崩也

邛成太后孝宣王皇后也父奉光封邛成侯故書邛成太后以別孝元王皇后恩澤侯表邛成侯國於濟陰

喪事倉卒吏賦歛以趨辦

卒讀曰猝歛力贍翻師古曰趨讀曰趣言苟取辦趣與促

同上聞之以過丞相御史

過罪也

冬十一月己丑策免丞

相宣為庶人御史大夫方進左遷執金吾二十餘日丞

相官缺羣臣多舉方進者上亦器其能十一月壬子擢

方進為丞相封高陵侯

恩澤侯表高陵侯國于琅邪考異曰方進傳丞相薛宣免方

進亦左遷執金吾二十餘日遂擢為丞相而荀紀云秋八月方進貶為執金吾蓋以公卿表云三月丁酉京兆尹方進為御史大夫八月貶為執金吾故致此誤也按公卿表所云者謂方進自三月為御史大夫至十一月而貶凡居官八月耳又黑龍見東萊在去年九月谷永傳著之甚明而荀悅亦載之於此年云冬黑龍見東萊蓋因陳湯獲罪在今年故也漢春秋雖正以諸吏散騎黑龍之誤而方進貶官猶承荀悅之失

光祿勳孔光為御史大夫

散悉

方進以經術進

方進以射策甲

科為郎舉明經連議郎

其為吏用濫刻深好任勢立威有所忌惡

峻文深詆中傷甚多

好呼到翻惡烏路翻中竹仲翻

有言其挾私詆欺

不專平者上以方進所舉應科不以為非也

科律條也

光褒

成君霸之少子也

霸見二十八卷  
元帝永光元年

領尚書典樞機十餘

年守灋度修故事上有所問據經灋以心所安而對不

希指苟合

師古曰希指希望  
天子之意指也

如或不從不敢強諫爭

爭讀

詩以是久而安時有所言輒削草藁

服虔曰言已繕書  
更削壞其草也

以為章主之過以奸忠直人臣大罪也

師古曰奸求也  
奸忠直之名也

奸音有所薦舉唯恐其人之聞知沐日歸休兄弟妻子

燕語終不及朝省政事

朝直  
送翻

或問光溫室省中樹皆何

木也光嘿不應更答以他語其不泄如是上行幸雍

祠五時

建始二年罷雍五時今以久無繼嗣并甘泉泰畤皆復之雍於用畤音止

衛將

軍王商惡陳湯奏湯妄言昌陵且復發徙

初湯請起昌陵邑既罷昌

陵丞相御史請廢昌陵邑中室奏未下人以問湯第宅不徹得無復發徙湯曰縣官且順聽羣臣言猶復發徙

之也惡鳥路翻

又言黑龍冬出微行數出之應

東萊郡黑龍出人以問湯曰是

所謂玄門開微行數出出入不時故龍以非時出也數所角翻

廷尉奏湯非所宜言大

不敬詔以湯有功

有斬郅支功

免為庶人徙邊上以趙后之

立也淳于長有力焉故德之乃追顯其前白罷昌陵之

功下公卿議封長

下遐稼翻

光祿勲平當以為長雖有善言



不應封爵之科

姓譜平齊相晏平仲之後一曰韓哀侯少子堉食采平邑因以為氏高祖之法

非有功不侯

當坐左遷鉅鹿太守上遂下詔以常侍閤衛尉

長首建至策

師古曰閤王閤也

賜長閤爵關內侯將作大匠萬

年佞邪不忠毒流衆庶與陳湯俱徙燉煌

燉煌門徙

初少府

陳咸衛尉逢信官簿皆在翟方進之右

逢皮江翻姓也古有逢蒙師古

曰簿謂伐閱也簿音主簿之簿

方進晚進為京兆尹與咸厚善及御史

大夫缺三人皆名卿俱在選中而方進得之會丞相薛

宣得罪與方進相連上使五二千石雜問丞相御史

晉灼

曰大臣獄重故以秩二千石者五人詰責之咸詰責方進冀得其處方進心

恨詰去吉翻陳湯素以材能得幸於王鳳及王音咸信皆與

湯善湯數稱之於鳳音所數所角翻以此得為九卿及王商

黜逐湯方進因奏咸信附會湯以求薦舉苟得無恥皆

免官考異曰咸信免官皆在明年以後因陳湯事連言之是歲琅邪太守朱博

為左馮翊博治郡常令屬縣各用其豪桀以為大吏文

武從宜師古曰各因其材而任之治直之翻縣有劇賊及它非常博輒移

書以詭責之其盡力有效必加厚賞懷詐不稱誅罰輒

行

師古曰稱副也稱尺證翻

以是豪強懾服事無不集

懾之涉翻

三年春正月己卯晦日有食之

初帝用匡衡議罷甘

泉泰時

事見上卷建始元年

其日大風壞甘泉竹宮

武帝以正月上辛有事甘

泉園丘自竹宮而望拜韋昭曰以竹為宮天子居中師古曰漢舊儀竹宮去壇三里壞音怪

折拔時

中樹木十圍以上百餘

折而設翻

帝異之以問劉向對曰家

人尚不欲絕種祠

師古曰家人謂庶人之家也種祠繼嗣所傳祠也

況於國之

神寶舊時且甘泉汾陰及雍五時始立皆有神祇感應

然後營之非苟而已也

武帝祠泰一於甘泉夜常有神光如流星集于祠壇汾陰男子

公孫滂洋等見汾旁有光如絳上遂立后土祠於汾武  
陰雕上文帝十四年黃龍見成紀始辛雍郊見五時

宣之世奉此三神禮敬敷備神光尤著祖宗所立神祇

舊位誠未易動

易以前始納貢禹之議後人相因多所

動搖

元帝時貢禹建言漢家祭祀多不應古禮章立成匡衡等因之

易大傳曰誣神者

殃及三世恐其咎不獨止禹等上意恨之

師古曰又以恨悔也

久無繼嗣冬十月庚辰上白太后令詔有司復甘泉泰

時汾陰后土如故及雍五時陳寶祠長安及郡國祠著

明者皆復之是時上以無繼嗣頗好鬼神方術之屬

呼好

到上書言祭祀方術得待詔者甚衆祠祭費用頗多谷

永說上曰

說輸  
內訓

臣聞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怪知

萬物之情不可罔以非類

師古曰罔猶蔽余謂罔欺也欺人以所無曰罔

諸背

仁義之正道

背蒲  
妹翻

不遵五經之灋言而盛稱竒怪鬼神

廣崇祭祀之方求報無福之祠及言世有僊人服食不

終之藥遙興輕舉

如淳曰遙速也興舉也師古曰興起也謂起而速去也

黃冶變

化之術者

晉灼曰黃者鑄黃金也道家言治丹沙令變化可鑄作黃金也

皆姦人惑衆

挾正道懷詐偽以欺罔世主

師古曰左道邪僻之道非正義也王制曰執左道以

亂政者殺

聽其言洋洋滿耳若將可遇

師古曰洋洋美盛之貌洋音羊又音祥

求之盪盪如係風捕景終不可得

師古曰盪盪空曠之貌也盪音蕩景影也

是以明王距而不聽聖人絕而不語

師古曰謂孔子不語怪神

昔秦

始皇使徐福發男女入海求神采藥因逃不還天下怨

恨

事見秦始紀

漢興新垣平

事見文帝紀

齊人少翁公孫卿藥大

等

事見武帝紀

皆以術窮詐得誅夷伏辜

師古曰詐得謂主上得其詐偽之情

唯陛下距絕此類毋令姦人有以窺朝者

朝直送翻

上善其

言十一月尉氏男子樊並等十三人謀反

地理志尉氏縣屬陳

留郡應劭曰古獄官曰尉氏鄭之別獄也臣瓚曰鄭大夫尉氏之邑故遂以為邑名師古曰鄭大夫尉氏亦以掌獄之官故為殺陳留太守劫略吏民自稱將軍徒李氏耳應說是也

譚稱忠鍾祖訾順共殺並以聞皆封為侯

漢姓譜稱平聲功臣表有

新山侯稱忠楚有鍾儀鍾建又有知音鍾子期訾即移翻何氏姓苑云今齊是本姓祭氏譚延鄉侯忠新山侯祖童鄉侯順樓虛侯考異曰本紀云五人而功臣表止有四人蓋紀誤十二月山陽鐵

官徒蘇令等二百二十八人攻殺長吏盜庫兵自稱將

軍

地理志山陽郡有鐵官

經郡國十九殺東郡太守及汝南都尉

汝南太守嚴訢捕斬令等遷訢為大司農

師古曰訢與欣同

故南昌尉九江梅福上書曰

地理志南昌縣屬豫章郡後漢志尉主盜賊凡有賊

發主名不立則推索行尋案察姦宄以起端緒

昔高祖納善若不及從諫如轉

圜

師古曰不及恐失之也轉圜者言其順易也

聽言不求其能舉功不考其

素

師古曰直取其功不論其舊行及所從來也

陳平起於亡命而為謀主韓

信拔於行陳而建上將

事並見高帝紀行戶剛翻陳讀曰陣

故天下之士

雲合歸漢

師古曰言四面而至

爭進奇異知者竭其策

知讀曰愚智下同

者盡其慮勇士極其節怯夫勉其死合天下之知并天

下之威是以舉秦如鴻毛取楚若拾遺

師古曰鴻毛論輕拾遺言其易



也此高祖所以無敵於天下也孝武皇帝好忠諫說至

言好呼到翻出爵不待廉茂廉茂孝廉秀才也光武諱秀改為茂才慶賜

不須顯功師古曰謂諫爭合意即得爵賜不由薦舉及軍功也廉廉吏也茂茂材也是以天

下布衣各厲志竭精以赴闕庭自銜鬻者不可勝數師古

曰銜行賣也鬻亦賣也銜音州縣之縣又音工縣翻勝音升漢家得賢於此為盛使

孝武皇帝聽用其計升平可致張晏曰民有三於是積

尸暴骨快心胡越故淮南王安緣間而起開古覓所以

計慮不成而謀議泄者以衆賢聚於本朝故其大臣執

陵不敢和從也

事見武紀師古曰本朝謂漢朝也大臣謂淮南相內史之屬也服虔曰臣執陵

君和戶

方今布衣乃窺國家之隙見間而起者蜀郡是

也孟康曰鴻嘉中廣漢及山陽亡徒蘇令之羣蹈藉名

男子鄭躬等反是也

都大郡賢曰前書曰十萬戶為大郡求黨與索隨和而無逃匿之意

李奇曰求索與已和及隨已者原父曰漢氏世實隨和珠玉謂匹夫至欲求索此物所謂與上爭衡也索山客

翻此皆輕量大臣無所畏忌量音良國家之權輕故匹夫

欲與上爭衡也士者國之重器得士則重失士則輕詩

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師古詩大雅文王之詩也濟濟盛貌也言文王能多用賢人故

邦國得以安寧也  
濟子禮翻

廟堂之議非草茅所言也

漢書所字臣下有當字

誠恐身塗野草尸并卒伍故數上書求見輒報罷

福去南昌

歸壽春數因縣道上書求假軺傳詣行在所

臣聞齊桓條對急政輒報罷數音所角翻見賢通反

之時有以九九見者桓公不逆欲以致大也今臣所言

非特九九也陛下距臣者三矣此天下士所以不至也

昔秦武王好力任鄙叩關自鬻

事見三卷周赧王七年周禮司關凡四方之賓

客叩關者則為之告注曰叩關謂謁

關人也疏曰叩猶至也好呼到翻  
繆公行霸由余歸

德

秦繆公開霸業由余自西戎歸之繆讀曰穆

今欲致天下之士民有上書

求見者輒使詣尚書問其所言言可采取者秩以升斗

之祿賜以一束之帛若此則天下之士發憤懣

懣音問吐

忠言嘉謀日聞於上天下條貫國家表裏爛然可睹矣

師古曰爛然分明之貌也

夫以四海之廣士民之數

數趨玉翻

能言之類

至衆多也然其雋桀指世陳政言成文章質之先世而

不繆施之當世合時務若此者亦無幾人

師古曰無幾言不多也幾

音居宜翻

故爵祿東帛者天下之砥石高祖所以厲世摩鈍

也

師古曰砥細石也音之履翻又音祇

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  
工以諭國政利器諭賢材

至秦則不然張誹謗之罔

以為漢毆除

偽于

倒持泰阿授楚其柄

師古曰太阿劍名歐冶所鑄也

言秦無道令陳涉項羽乘間而發譬倒持劍以把授人也

故誠能勿失其柄天下雖

有不順莫敢觸其鋒此孝武皇帝所以辟地建功為漢

世宗也

師古曰辟讀曰闢

今陛下既不納天下之言又加戮焉

夫鳶鵲遭害則仁鳥增逝

師古曰鳶鵲也仁鳥鵲也

愚者蒙戮

則智士深退問者愚民上書多觸不急之瀦

師古曰言以其所言

為不急而罪之也

或下廷尉而死者衆

下稼假翻下同

自陽朔以來天

下以言為諱朝廷尤甚

德王章之死也師古曰防人之口法禁嚴切也

羣臣皆

承順上指莫有執正何以明其然也取民所上書陛下

之所善試下之廷尉廷尉必曰非所宜言大不敬以此

卜之一矣故京兆尹王章資質忠直敢面引廷爭

爭讀曰諍

孝元皇帝擢之以厲具臣而矯曲朝

元帝初擢章為左曹中郎將師古曰

具臣具位之臣無益者也矯正也朝直選翻

及至陛下戮及妻子

事見上卷陽朔元年

且惡惡止其身

公羊傳惡惡止其身善善及子孫

王章非有反畔之辜

而殃及室家

言王章妻子坐徙也孔穎達曰左傳曰男有室女有家謂男處妻之室女安夫之家

夫婦共為家室故謂夫

婦家室之道為室家也

折直士之節

折而設翻

結諫臣之舌

羣臣皆知其非然不敢爭天下以言為戒最國家之大

患也願陛下循高祖之軌杜亡秦之路除不急之瀆下

無諱之詔博覽兼聽謀及疏賤令深者不隱遠者不塞

所謂辟四門明四目也

師古曰虞書舜典曰闢四門明四目言開四門以致衆賢則明

視於四方也塞悉則翻辟讀曰開

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方今君命

犯而主威奪

師古曰君命犯者外戚之權日以益隆謂大臣犯君之命

下不見其形願察其景建始以來日食地震以率言之

三倍春秋水災亡與比數

師古曰言其極多不可陰盛比校而數也亡讀曰無

陽微金鐵為飛此何景也

張晏曰河平二年沛郡鐵官鑄鐵如星飛上去權臣用事

之異也蘇林曰言之不從是謂不义則金不從革景象也何象言將危亡也為于偽翻

漢興以來

社稷三危呂霍上官皆母后之家也親親之道全之為

右

師古曰務全安之此為上

當與之賢師良傳教以忠孝之道今乃

尊寵其位授以魁柄

師古曰以斗為魁諭也斗身為魁

使之驕逆至於夷

滅

師古曰夷平也謂平除之

此失親親之大者也自霍光之賢不能

為子孫慮故權臣易世則危書曰母若火始庸庸

師古曰周



書洛誥之辭也庸庸微小貌也言火始微小不早  
撲滅則至熾盛大臣貴擅亦當早圖然其權也  
於君權隆於主然後防之亦無及已

師古曰已語終辭

上不納

資治通鑑卷三十一

資治通鑑卷三十二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漢紀二十四

起著雍涖灘盡昭陽赤奮若凡六年

孝成皇帝中

永始四年春正月上行幸甘泉郊泰畤大赦天下三月  
行幸河東祠后土 夏大旱 四月癸未長樂臨華殿  
未央宮東司馬門皆災

師古曰東面之司馬門也樂音洛

六月甲午霸

陵園門闕災 秋七月辛未晦日有食之 冬十一月

庚申衛將軍王商病免 梁王立驕恣無度

立梁孝王武八世孫

也至一日十一犯灋相禹奏立對外家怨望有惡言

梁相

名禹相有司案驗因發其與姑園子姦事奏立禽獸行

息亮翻

請誅

漢法內亂為禽獸行行下孟翻

太中大夫谷永上書曰臣聞禮天

子外屏不欲見外也

師古曰屏謂當門之牆以屏蔽者也外屏於門外為之

是以

帝王之意不窺人閨門之私聽聞中書之言

韓詩云中書中夜應

劭曰中書材書在堂之中也晉灼曰魯詩以為夜也師古曰書謂舍之交積材木也應說近之書音工豆翻

春秋為親者諱

春秋公羊傳閔元年齊仲孫來齊仲孫者何公子慶父也公子慶父則曷為謂

之齊仲孫外之也曷為外之春秋為親者諱為于偽翻下同

今梁王年少

少詩照翻下同頗

有狂病始以惡言按驗既無事實而發閨門之私非本

章所指王辭又不服猥強効立傳致難明之事

効戶槩翻師古

曰傳讀曰附

獨以偏辭成臯斷獄

斷丁亂翻

無益於治道

治直吏翻汙

蟻宗室

汙烏故翻孟康曰蟻音漫師古曰蟻音秣謂塗染也

以內亂之惡披布宣

揚於天下非所以為公族隱諱

為于偽翻下為公同

增朝廷之榮

華昭聖德之風化也臣愚以為王少而父同產長

姑者父之

同產長年齒不倫梁國之富足以厚聘美女招致妖麗

知兩翻妖巧也艷也好

父同產亦有恥辱之心

師古曰言其姑亦當自恥必不

也妖於驕翻與案事者乃驗問惡言

師古曰本所問者怨望朝廷之言也

何故猥自發

舒

言何為而自發內亂之事

以三者揆之殆非人情疑有所迫切過

誤失言文吏躡尋不得轉移

躡尋者謂躡其失言之後而尋其內亂之跡也萌

牙之時加恩勿治上也

如淳曰覆蓋之則計之上治直之翻下同

既已案驗

舉憲

舉憲者舉以法也

宜及王辭不服詔廷尉選上德通理之

吏更審考清問

上與尚同書呂刑皇帝清問下民孔安國曰清問詳問也馬曰清訊

著不

然之效定失誤之瀆

著明也效驗也明其事之不然具有證驗也失誤謂誤入人罪為失

而反命於下吏

師古曰使者還反以清白之狀付有司也

以廣公族附䟽之

德

附䟽者使䟽屬親附也

為宗室刷汙亂之恥

師古曰刷謂拭刷除之也音所劣翻

甚得治親之誼天子由是寢而不治

是歲司隸校尉

蜀郡何武為京兆尹

姓譜何出自周成王母弟唐叔虞後封於韓韓滅子孫分散江淮間

音以韓為何字隨音變遂為何氏

武為吏守瀟盡公進善退惡所居無

赫赫名去後常見思

元延元年春正月己亥朔日有食之

壬戌王商復為

大司馬衛將軍

商去年以病免今復位

三月上行幸雍祠五時

雍於用翻  
時音止

夏四月丁酉無雲而雷

劉向曰雷當託於雲猶君之託於臣

陰陽之合也人君不恤天下萬民有怨畔之心故無雲而雷

有流星從日下東南行

四面燿燿如雨自晡及昏而止 赦天下 秋七月有

星孛于東井

孛蒲內翻

上以災變博謀羣臣北地太守谷永

對曰王者躬行道德承順天地則五徵時序

五徵即洪範之八庶

徵曰雨曰暘曰寒曰燠曰風也

百姓壽考符瑞並降失道妄行逆天暴

物則咎徵著郵

洪範之常雨常暘常寒常燠常風為咎徵著明也天見咎徵以明著人君之過



也師古曰郵與妖孽並見洪範五行傳說曰凡草木之尤同尤過也類謂之妖妖猶天胎言尚微

也蟲豸之類謂之孽孽則芽孽矣見賢通翻饑饉薦臻終不改寤惡洽變備

不復譴告更命有德也魯哀禍大天不降譴是此天地

之常經百王之所同也加以功德有厚薄期質有修短

時世有中季師古曰中天道有盛衰陛下承八世之功

業八世高惠文景武昭宣元當陽穀之標季孟康曰陽九之末紀也師古曰標音必遥翻

涉三七之節紀孟康曰至平帝乃三七二百一十歲之厄今已涉向其節紀遭無妄

之卦運應劭曰天必先雲而後雷雷而後雨而今無雲而雷無妄者無所望也萬物無所望于天災異

之最大者也師古曰取易之無妄卦為義項安世曰古妄與望通秦漢言无妄皆無望也朱英之說黃歇與揚子法言皆然故太玄以去準无妄謂其無所復望也在易則自為誠妄之妄

直百六之災院

易九厄曰初入元百六陽九孟康曰易傳也所謂陽九之厄百六之會也初入元百六歲有厄者則前元之餘氣也師古曰直當也孔穎達曰凡水旱之歲歷運有常按律歷志云十九歲為一章四章為一部二十部為一統三統為一元則一元有四千五百六十歲初入元一歲有陽九謂早九年次三百七十四歲陰九謂水九年以一百六歲并三百七十四歲為四百八十歲注云六乘八之數次四百八十歲有陽九謂早九年次七百二十歲陰七謂水七年次七百二十歲陽七謂早七年又注云七百二十者九乘八之數次六百歲陰五謂水五年次六百歲陽五謂早五年注云六百歲者以八乘八八六十四又以七乘八七八五十六相并為一千二

百歲于易七八不變氣不通故合而數之各得六百歲  
次四百八十歲陰三次四百八十歲陽三除八元至陽  
三除去災歲揔有四千五百六十年其災歲兩個陽九  
年一個陰九年一個陰陽各七一年一個陰陽各五年一  
個陰陽各三年揔有五千七百七十年并前四千五百六十年  
通為四千六百一十七歲此一元之氣終矣此是陰陽  
水旱之大數也所以正用七八九六相乘者以水數六  
火數七木數八金數九此交互相乘也以七八九六陰  
陽之數自然故有九年  
七年五年三年之災 三難異科雜焉同會  
師古曰雜謂相參也

一曰雜音先合翻雜

建始元年以來二十載間

戴子

羣

災大異交錯鋒起多於春秋所書內則為深宮後庭將

有驕臣悍妾醉酒狂悖卒起之敗

驕臣指淳于長等悍妾指趙昭儀姊弟也

悍下罕翻又侯旰翻師古曰辛  
讀曰猝悖蒲內翻又蒲沒翻

北宮苑園街巷之中臣

妾之家幽閒之處

苑園也孔穎達曰有蕃曰園有牆曰  
園園圓大同蕃牆異耳園者域養禽

獸之處園者種菜殖果之處毛晃曰苑亦以  
養禽獸直曰街曲曰巷師古曰閒讀曰閑

徵舒崔杼

之亂

陳靈公淫于夏姬數如其家夏姬之子徵舒病之  
自廐射而殺之齊莊公通於崔杼之妻姜氏數如

崔氏杼伏甲殺之事並見左傳此  
指帝微行將有徵舒崔杼之禍也

外則為諸夏下土將

有樊並蘇令陳勝項梁奮臂之禍

樊並蘇令事見上卷  
永始三年陳勝項梁

事見七卷秦二世元  
年夏戶雅翻下同

安危之分界宗廟之至憂

師古曰  
分音扶

問臣永所以破膽寒心豫言之累年下有其萌然後變

見於上

見賢通翻

可不致慎禍起細微姦生所易

易輕也忽也言姦生

於所輕忽也易以政翻

願陛下正君臣之義無復與羣小媿黷宴

飲

師古曰媒押也音私列翻黷汙也復扶又翻下同

勤三綱之嚴

師古曰三綱君臣父子夫

婦也余按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婦綱所謂嚴也

脩後宮之政抑遠驕妬之寵

崇近婉順之行

達於願翻近其新翻行下孟翻

朝覲灋駕而後出

朝直遙翻

陳兵清道而後行無復輕身獨出飲食臣妾之家三者

既除內亂之路塞矣

三者謂微行崇飲好色也塞悉則翻

諸夏舉兵萌在

民饑饉而吏不恤興於百姓困而賦歛重發於下怨離

而上不知

永書曰諸夏舉兵以大角為期蓋言已

傳曰

饑而不損茲謂秦厥咎亡

師古曰洪範傳之辭余按五行志蓋京房易傳之辭也

比年郡國傷於水災禾麥不收

禾粟苗也又稼之穗名比毗至翻

宜損

常稅之時

謂此時宜減稅也

而有司奏請加賦甚繆經義逆於

民心市怨趨禍之道也

趨讀曰趣與促同

臣願陛下勿許加賦

之奏益減奢泰之費流恩廣施

施式鼓翻

振贍困乏救勸耕

桑以慰綏元元之心諸夏之亂庶幾可息

贍而艷翻幾居希翻又巨

衣中壘校尉劉向

武帝置中壘校尉掌北軍壘門之內又外掌西域八校尉之首也

上

書曰臣聞帝舜戒伯禹毋若丹朱傲

師古曰事見虞書后稷篇丹朱堯子

也教讀曰傲仲馮曰此禹戒舜之語非舜戒禹之辭也上時掌翻

周公戒成王毋若殷

王紂

尚書無逸篇周公戒成王曰母若殷王紂之迷亂酗于酒德哉

聖帝明王常以敗

亂自戒不諱廢興故臣敢極陳其愚唯陛下留神察焉

謹案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食三十六

師古曰從隱公元年至哀公十

四年獲麟凡二百四十二年日食三十六謂隱三年二月己巳桓三年七月壬辰朔十七年十月朔莊十八年三月二十五辛未朔二十六年十二月癸亥朔三十年九月庚午朔僖五年九月戊申朔十二年三月庚午十五年五月文元二年二月己亥朔十五年六月辛丑朔宣八年七月甲子十年四月丙辰十七年六月癸

卯戌十六年六月丙寅朔十七年十二月丁巳朔襄十  
四年二月乙未朔十五年秋八月丁巳二十年冬十月  
丙辰朔二十一年九月庚戌朔冬十月庚辰朔二十三  
年二月癸酉朔二十四年秋七月甲子朔八月癸巳朔  
二十七年冬十二月乙亥朔昭七年夏四月甲辰朔十  
五年六月丁巳朔十七年六月甲戌朔二十一年秋七  
月壬午朔二十二年十二月癸酉朔二十四年夏五月  
乙未朔三十一年十二月辛亥朔定五年正月辛亥朔  
十二年十一月丙寅朔今連三年比食比食自建始以  
十五年八月庚辰朔也至翻

來二十歲間而八食率二歲六月而一發古今罕有始建

三年十二月戊申朔河平元年四月癸亥晦三年八月  
乙卯晦四年三月癸丑朔陽朔元年二月丁未晦永始  
二年二月乙酉晦三年正月己卯晦四年七月辛  
未晦凡八食而是年春正月己亥又不預此數異有



小大希稠占有舒疾緩急觀秦漢之易世覽惠昭之無  
後察昌邑之不終視孝宣之紹起皆有變異著於漢紀

天之去就豈不昭昭然哉

按向書曰秦始皇之末至二世時日月薄食山林淪亡星

辰出於四孟太白經天而行無雲而雷枉矢夜光焚惑  
襲月孽火燒宮野禽戲庭都門內崩長人見臨洮石墮  
於東郡星孛大角大角以亡及項籍之敗亦孛大角漢  
之八秦五星聚於東井得天下之象也孝惠時有雨血  
日食於衝滅光星見之異孝昭時有太山卧石自立上  
林僵柳復起大星如月西行衆星隨之此為特異孝宣  
興起之表天狗夾漢而西久陰不雨者二十餘日昌邑  
不終之異也臣幸得託末屬誠見

陛下寬明之德冀銷大異而興高宗成王之聲

向書曰高宗成

王亦有雖雉拔木之變能思其故故高宗有百年以崇之福成王有復風之報向之所以望帝者如此

劉氏

宗增高也謂增高劉氏之業愈巍巍也

故懇懇數奸死亡之誅

師古曰懇

懇欲誠之意也奸犯天文難以相曉臣雖圖上猶須口也數所角翻奸音干

說然後可知願賜清燕之間指圖陳狀上輒入之

師古曰謂

召入也上時掌翻間讀曰然終不能用也

考異曰向傳云星孛東

井岷山崩向懷不能已上此奏按岷山崩在三年此奏云自建始以來二十歲間而食八率二歲六月而一發

則上此奏當在今年也胡旦亦載之三年余按劉向傳若以星孛東井為據則上奏當在今年若以岷山崩

為據則上奏當在三年若以二十歲間日八食為據則上奏當在去年然向言日食之變率二歲六月而一發

以班書考之自建始三年十二月至河平元年四月則  
一年五月而食至四年三月癸丑朔則纔一年而食又  
至陽朔元年二月丁未晦則又暮年而食永始元年九  
月丁巳晦志書食而紀不書至二年二月乙酉晦則凡  
九暮而志所書永始元年九月丁巳晦不計也又至永  
始三年正月己卯晦則未及一暮而食又至四年七月  
辛未晦則一年六月而食向所謂率二歲六月而一發  
亦通二十歲而約言之耳自建始三年至今年以紀考  
之則九食以志考之則十食  
此其差異又未有所折衷也

紅陽侯立舉陳咸方正

對策拜為光祿大夫給事中丞相方進復奏咸前為九

卿坐為貪邪免

咸免見上卷永始二年復扶又翻

不當蒙方正舉備內

朝臣

孟康曰內朝中朝也大司馬前後左右將軍侍中  
常侍散騎諸吏給事中為中朝官丞相以下至六

百石為外朝官也

并劾紅陽侯立選舉故不以實

漢制列侯選舉不以實削

封戶劾戶

有詔免咸勿劾立

十二月乙未王商為大

將軍辛亥商薨其弟紅陽侯立次當輔政先是立使客

因南郡太守李尚占墾草田數百頃

先悉薦翻據孫寶傳占墾草田頗有

民所假少府陂澤畧皆開發師古曰隱度而取之也草田荒田也舊為陂澤本屬少府其後以假百姓百姓皆

已田之而立摠謂為草田占云新自墾占音之瞻翻百畝為頃

上書以入縣官

師古曰立上書

云新墾得此田請以入官也

貴取其直一億萬以上

師古曰直價直也貴者增於時

價丞相司直孫寶發之上由是廢立而用其弟光祿勳

曲陽侯根庚申以根為大司馬驃騎將軍

考異曰荀紀云十一月

成紀云十二月按是歲十一月甲子朔無乙未辛亥庚申荀悅誤今按考異又有揚雄待詔一條注云雄傳

云車騎將軍王音奇其文雅薦雄待詔按雄自序云上  
方郊祠甘泉泰畤召雄待詔承明之庭奏甘泉賦其十  
二月奏羽獵賦事在今年時王音卒已久蓋王根也胡  
旦遂誤以為曲陽侯云余按曲陽侯即王根也王音  
則封安陽侯特進安昌侯張禹請平陵肥牛亭地師古曰肥牛亭

名禹欲得置亭之處為冢塋

曲陽侯根爭以為此地當平陵寢廟衣

冠所出游道宜更賜禹它地

請別以地賜之更工衡翻

上不從卒以

賜禹

辛子恤翻

根由是害禹寵數毀惡之

數所角翻下同師古曰惡謂言其過

惡依顏注惡當讀如字  
後凡毀惡之惡皆同音

天子愈益敬厚禹每病輒以起

居聞

師古曰謂其飲  
食寢臥之增損

車駕自臨問之上親拜禹牀下禹

頓首謝恩禹小子未有官禹數視其小子上即禹牀下

拜為黃門郎給事中

即就也

禹雖家居以特進為天子師

國家每有大政必與定議

師古曰與讀曰豫余謂與讀  
如字言天子與禹定其可否

也時吏民多上書言災異之應譏切王氏專政所致上

掌上意頗然之未有以明見

未能灼見人  
言之當否也

乃車駕至禹

弟弟與第同  
舍也宅也

辟左右

師古曰辟  
讀曰闢

親問禹以天變因用吏

民所言王氏事示禹禹自見年老子孫弱又與曲陽侯

不平恐為所怨則謂上曰春秋日食地震或為諸侯相

殺夷狄侵中國

為于偽翻

災變之意深遠難見故聖人罕言

命不語怪神

師古曰罕稀也論語云子罕言利與命與仁又曰子不語怪力亂神

性與天

道自子貢之屬不得聞

師古曰論語稱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謂

孔子未嘗言性命及天道

何況淺見鄙儒之所言陛下宜修政事以

善應之與下同其福喜

漢書張禹傳喜作善

此經義意也新學小

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以經術斷之

斷丁亂翻

上雅信愛禹

由此不疑王氏

元帝師蕭望之成帝師張禹皆敬重之矣元帝不能聽望之言疎許史而去恭

顯成帝則聽禹言而不疑王氏望之以此殺身禹以此苟富貴漢祚中衰實由此也又成帝之時吏民猶譏切王氏平帝之末吏民以王莽不受新野田上書者至四十八萬七千五百七十二人何元成之時吏民猶忠于漢平帝之時吏民則附王氏也政自之出久矣人心能無從之乎有國家者尚監茲哉

後曲陽侯

根及諸王子弟聞知禹言皆喜說遂親就禹

張氏安矣劉氏危矣

說讀故槐里令朱雲

元帝時雲為槐里令坐論石顯廢錮故稱故

上書求見

見賢

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無以

益民皆尸位素餐

師古曰尸主也素空也尸位者不舉其事但主其位而已素餐者德不稱



官空當食祿

孔子所謂鄙夫不可與事君苟患失之亡所不

至者也

師古曰論語所載孔子之言也苟患失其寵祿則言行僻邪無所不至也謹案孔子曰鄙夫可

與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亡與無同

臣願賜尚

方斬馬劍

師古曰尚方少府之屬官也作供御器物故有斬馬劍劍利可以斬馬

斷佞臣

一人頭以厲其餘

斷丁管翻

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

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

蓋引用論語惡居下流而訕上之言師古曰訕謗也音所諫翻

又音刪

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

師古曰檻軒前欄也折而設翻

雲呼曰臣得下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

足矣

師古曰呼叫也音火故翻闕龍逢桀臣王子比干紂臣皆以諫而死故云然逢音皮江翻未知

聖朝何如耳

師古曰言殺直臣其聲惡余謂雲蓋言亦將如夏殷之亡也朝直遥翻下入朝同每

朝御史遂將雲去

將如字換也攜也

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免冠

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於世

師古曰著表也言此名久

已章

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臣敢以死爭

慶忌叩頭流血上意解然後得已

言殺雲之事得止也

及後當治

檻

治直之翻

上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

師古曰輯與集同謂補合之也

旌表也

匈奴搜詣單于將入朝未入塞病死弟且莫車

立為車牙若鞮單于以囊知牙斯為左賢王

單音蟬且子余翻車

尺遮翻鞮  
丁奚翻

北地都尉張放到官數月復徵入侍中

扶復

又翻下同太后與上書曰前所道尚未效

張晏曰謂太后言班侍中大將軍所

舉宜寵異之詳見上卷永始二年富平侯反復來其能默虜

如淳曰富平侯張放

又來太后安能默然不以為言

上謝曰請今奉詔上於是出放為天水

屬國都尉

地理志天水屬國都尉治勇士縣

引少府許商光祿勳師丹

為光祿大夫

姓譜師古者掌樂之官因以為氏

班伯為水衡都尉並侍

中皆秩中二千石每朝東宮常從

從才用翻

及大政俱使諭

指於公卿

使傳上指以諭公卿也

上亦稍厭游宴復脩經書之業

上為太子時好經書及即位幸酒樂宴樂今出放等復脩經書業

太后甚悅是歲左

將軍辛慶忌卒慶忌為國虎臣

爪牙捍禦之臣曰虎臣

遭世承平

匈奴西域親附敬其威信

二年春正月上行幸甘泉郊泰畤三月行幸河東祠后

土既祭行遊龍門

師古曰龍門山在今蒲州龍門縣北

登歷觀

晉灼曰歷觀在河東

蒲阪縣師古曰歷山上有觀觀音古玩翻

陟西岳而歸

陟登也師古曰西岳華山也

夏

四月立廣陵孝王子守為王

廣陵孝王霸厲王胥之子也元帝初元二年紹封傳

子意孫護人竟無後今立守以紹封  
考異曰荀紀守作憲今從漢書

初烏孫小昆彌

安日為降民所殺諸翎戾大亂

降戶江翻翎許及翻

詔徵故金城

太守段會宗為左曹中郎將光祿大夫使安輯烏孫

陽朔

中會宗復為西域都護終更而還以擅發戍已校尉兵  
迎康居降者不遂劫乏興詔以贖論拜金城太守以病

免故曰故金城

太守守式又翻立安日弟末振將為小昆彌

服虔曰末振將人姓

名師古曰其名也昆彌之弟不可別舉姓也

考異曰

烏孫傳以末振將為安日弟段會宗傳以為兄兄字誤

耳

定其國而還

還從宣翻又如字

時大昆彌雌栗靡勇健末振

將恐為所并使貴人烏日領詐降刺殺雌栗靡

刺心漢亦翻

欲以兵討之而未能遣中郎將段會宗立公主孫伊秩

靡為大昆彌

公主謂楚主解憂也公主之孫于雌栗靡為季父

久之大昆彌翎

侯難栖殺末振將安日子安犁靡代為小昆彌漢恨不

自誅末振將復遣段會宗發戊巳校尉諸國兵

復扶又翻校戶

教即誅末振將太子番丘

即就也師古曰番音盤

會宗恐大兵入

烏孫驚番丘亡逃不可得即留所發兵墊婁地

服虔曰墊音墊

院之墊鄭氏曰婁音羸師古曰墊音丁念翻婁音樓

選精兵三十弩

李奇曰三十人人持一弩

徑至昆彌所在召番丘責以末振將之罪即手劍擊殺

番丘

手執劔曰手劔記檀弓曰子手弓子射諸手守又翻

官屬以下驚恐馳歸小

昆彌安犁靡勒兵數千騎圍會宗會宗為言來誅之意

為言奉天子命來誅

今圍守殺我如取漢牛一毛耳

司馬

番丘之意為于偽翻

遷答任安書曰假令僕伏法受誅若九牛

之一毛與螻蟻何異自諭其身甚微也

宛王鄧支頭

縣豪街

宛王事見二十一卷武帝太初三年鄧支頭

烏孫

所知也昆彌以下服曰末振將負漢誅其子可也獨不

可告我令飲食之邪

師古曰飲於禁翻食讀曰飲下同

會宗曰豫告昆

彌逃匿之為大罪

謂豫以誅番丘之事告昆彌昆彌以叔姪之情必使番丘逃匿漢欲誅之

而昆彌匿之則於漢為有大罪也

即飲食以付我傷骨肉恩

若飲食之而使之就

死則於骨肉為傷恩故不先告昆彌以下號泣罷去

號戶

會宗還

奏事天子賜會宗爵關內侯黃金百斤會宗以難栖殺

末振將奏以為堅守都尉

烏孫有大將都尉各一人以難栖能為雌栗靡復讐堅守

臣節異於諸匈奴故以堅守二字寵之

責大祿大監以雌栗靡見殺狀奪

金印紫綬更與銅墨云

宣帝甘露三年大祿大監賜金印紫綬

末振將弟

卑爰寔

師古曰寔音竹二翻

本共謀殺大昆彌將衆八萬北附康

居謀欲借兵兼并兩昆彌

卑爰寔自此彊其後都護孫建襲殺之將即亮翻

漢



復遣會宗與都護孫建并力以備之

復扶又  
翻下同

自烏孫分

立兩昆彌漢用憂勞且無寧歲

分立兩昆彌見二十  
七卷宣帝甘露元年

時

康居復遣子侍漢

元帝時康居遣子入侍陳湯上  
言其非王子今復遣子入侍

貢獻

既遣子入侍  
而又奉貢也都護郭舜上言

此時郭舜為都護平帝元  
始間孫建始為都護上時

掌本匈奴盛時非以兼有烏孫康居故也及其稱臣妾

非以失二國也

言匈奴之強弱不  
繫二國之叛服

漢雖皆受其質子然

三國內相輸遺交通如故

三國謂匈奴烏孫康  
居質音致遺于季翻

亦相候

司司讀見便則發合不能相親信離不能相臣役以今

言之結配烏孫竟未有益反為中國生事

謂自武帝以來以宗室女

下嫁烏孫也為于偽翻

然烏孫既結在前今與匈奴俱稱臣義不

可距而康居驕黠訖不肯拜使者

師古曰訖竟也黠戶八翻

都護吏

至其國坐之烏孫諸使下王及貴人先飲食已乃飲啗

都護吏

師古曰飲音于禁翻啗音徒濫翻

故為無所省以夸旁國

師古曰言

故不省視漢使也余謂夸者自矜耀其能傲漢也旁國鄰國也省悉井翻

以此度之何故遣

子入侍其欲賈市為好辭之詐也

謂特欲行賈以市易其為好辭者詐也度

徒洛翻賈音古

匈奴百蠻大國

師古曰於百蠻中最大國也

今事漢甚備聞

康居不拜且使單于有悔自卑之意

師古曰言單于見康居不事漢以為

高自以事漢為太卑而悔之也

宜歸其侍子絕不復使

師古曰不通使於其國也使疏

吏翻

以章漢家不通無禮之國

章顯著也

漢為其新通

為于偽翻重

致遠人

師古曰以此聲名為重也

終羈縻不絕

三年春正月丙寅蜀郡岷山崩

地理志岷山在蜀郡湔氐道西徼外禹貢所謂

岷山導江即此山也水經注曰岷山即瀆山水曰瀆水

亦曰汶阜山在氐道徼外江水所導也大江泉源發羊

膊嶺下緣崖散漫小大百數殆未濫觴東南下百餘里

至白馬嶺西歷天彭關亦謂之天谷天彭山兩山相對

其高若闕謂之天彭門江水自此以上至徼弱所謂其

源濫觴者也漢延元中岷山崩壅江水三日不流即其

處岷音壅江三日江水竭劉向大惡之惡音烏路翻曰

昔周岐山崩三川竭而幽王亡周幽王二年三川竭岐山崩師古曰三川涇渭

洛也洛即漆沮也余按幽王岐山者周所興也周自太時有是異後卒為犬戎所殺

去幽而邑于岐山之下漢家本起於蜀漢高帝始王漢中之起兵還定

三秦誅項羽今所起之地山崩川竭星孛又及攝提大

角從參至辰天文志房南衆星曰騎官左角理右角將大角者天王帝坐庭其兩旁各有三星

足句之曰攝提攝提者直斗杓所指以建時節故曰攝

提格晉天文志參十星于辰在申至辰者至大火也自

氐五度至尾九度為大火于辰在卯如淳曰孛星尾長

及攝提大角始發于參至辰也孛蒲內翻參疏簪翻

殆必亡矣

二月丙午封淳于長為定陵侯

恩澤侯表定陵侯國

於汝南

三月上行幸雍祠五時

上將大誇胡人以多

禽獸秋命右扶風發民入南山西自褒斜

師古曰褒斜南山二谷名

余按自秦川逕南山通漢中南谷曰褒北谷曰斜徑五百里斜余遮翻

東至弘農

長安南山連延

東至弘農今商虢

南歐漢中

歐與驅同

張羅罔置罟

罔與網同古字

通用置音咨邪翻兔罟也

捕熊羆禽獸

熊似豕而大黑色羆似熊黃白

罟音房尤翻翻車大網也

色被髮人立而絕有力

載以檻車輸之長楊射熊館

師古曰長楊宮中有射熊

館以罔為周陸

李奇曰陸遮禽獸圍陳也師古曰陸音祛

縱禽獸其中令胡

人手搏之自取其獲上親臨觀焉

考異曰成紀元延二年冬行幸長楊宮

從胡客大校獵宿蒗陽宮賜從官胡旦用之按揚雄傳祀甘泉河東之歲十二月羽獵雄上校獵賦明年從至射熊館還上長楊賦然則從胡客校獵當在今年紀因去年冬有羽獵事致此誤耳

四年春正月上行幸甘泉郊泰畤 中山王興定陶王

欣皆來朝

興帝少弟欣帝弟定陶共王康之子朝直遙翻

中山王獨從傅定陶

王盡從傅相中尉

師古曰三官皆從王入朝相息亮翻

上怪之以問定陶

王對曰令諸侯王朝得從其國二千石傅相中尉皆國

二千石故盡從之上令誦詩通習能說

師古曰說其義也

佗日

問中山王獨從傳在何處令不能對令誦尚書又廢

古師

曰中忘之也法令力政翻令誦力呈翻

及賜食於前後飽起下鞮係解

古師

曰食而獨在後飽及起又鞮係解也鞮音武伐翻余謂賜食於君前禮主於敬食而獨後又致飽而止皆非敬也及起而降階鞮係解而不知是皆不能執禮夫禮所以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也鞮足衣也係所以結鞮

帝由此以為不能而賢定陶王數稱其材

數所角翻

是時諸

侯王唯二人於帝為至親定陶王祖母傳太后隨王來

朝

傳太后元帝傳昭儀定陶共王母也隨共王就國為定陶太后

私賂遺趙皇后昭儀

及票騎將軍王根

遺于季翻票匹妙翻

后昭儀根見上無子亦欲

豫自結為長久計皆更稱定陶王

迭互稱其材美也師古曰更工衡翻勸

帝以為嗣帝亦自美其材為加元服而遣之

師古曰為之冠也為

于偽時年十七矣 三月上行幸河東祠后土 隕石

于關東二

據漢書關東當作都關師古曰都關山陽之縣

王根薦谷永徵入

為大司農

自北地太守徵入

永前後所上四十餘事

上時略相掌翻

反覆專攻上身與後宮而已黨於王氏上亦知之不甚

親信也為大司農歲餘病滿三月上不賜告即時免故事

公卿病輒賜告上以其

數月卒

史終言之

黨於王氏故即時免



綏和元年春正月大赦天下 上召丞相翟方進御史

大夫孔光右將軍廉褒後將軍朱博入禁中

票騎將軍王根先勸

帝立定陶王為嗣漢書孔光傳先書根勸立定陶王事  
下即書召方進光褒博入禁中通鑑因之亦不言根今  
但以下文觀之根議中山定陶王誰宜為嗣者方進根  
亦召入禁中也

褒博皆以為定陶王帝弟之子禮曰昆弟之子猶子也

為其後者為之子也

昆弟之子視猶子也以弟之子為兄後則為兄之子矣公羊春秋成

十五年仲嬰齊卒此公孫嬰齊也曷為謂之仲嬰齊為  
兄後也為兄後則曷為謂之仲嬰齊為人後者為之子  
也為其子則其稱仲何  
定陶王宜為嗣光獨以為禮立  
孫以王父字為氏也

嗣以親

謂兄弟同父之親子其親親於兄弟之子

以尚書盤庚殷之及王為

比兄終弟及

兄終弟及殷法也殷自外丙仲壬至于盤庚率多兄弟代立而尚書無文光所引蓋

今文尚書也師古曰比音必寐翻余謂當如字讀

中山王先帝之子帝親弟宜

為嗣上以中山王不材又禮兄弟不得相入廟

父為昭子為穆

則兄弟不得相入廟也

不從光議二月癸丑詔立定陶王欣為皇

太子封中山王舅諫大夫馮參為宜鄉侯益中山國三

萬戶以慰其意

師古曰以不得繼統為帝之後恐其怨恨

使執金吾任宏守

大鴻臚持節徵定陶王

大鴻臚掌諸侯故任宏守大鴻臚之官以徵定陶王守者權守

也任音壬  
臚陵如翻  
定陶王謝曰臣材質不足以假充太子之宮

師古曰謙不言為太子故云假充若元非正余  
謂王謝意蓋以將有皇嗣今為太子特假充耳  
臣願且

得留國邸旦夕奉問起居  
謂昏定晨省記曰文王之為世子也朝於王季日三雞初

鳴而衣服至于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  
如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暮再至  
亦如之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  
能正履此旦夕問起居之禮也國邸謂定陶國邸也

俟有聖嗣歸國守藩書奏天子報聞  
報聞報已覽其書而不從其請也

戊午孔光以議不合意左遷廷尉何武為御史大夫  
光左

遷廷尉而何武自  
廷尉為御史大夫  
初詔求殷後分散為十餘姓  
殷子姓也

其後為宋為孔為華為戴為桓為向為樂等姓推求其嫡不能得匡衡梅福皆

以為宜封孔子世為湯後

匡衡議以為王者存三王後所以尊其先王而通三統也

其犯誅絕之罪者絕而更封他親為始封君上承其王者之始祖春秋之義諸侯不能守其社稷者絕今宋國已不守其統而失國矣則宜更立殷後為始封君而上承湯統非當繼宋之絕侯也宜明得殷後而已今之故宋推求其嫡久遠不可得雖得其嫡嫡之先已絕不當得立禮孔子曰丘殷人也先師所傳宜以孔子世為湯後此元帝時議也上從之封孔吉為殷紹嘉侯

恩澤侯表殷紹

嘉侯國于沛

三月與周承休侯皆進爵為公地各百里上

行幸雍祠五時

初何武之為廷尉也

公卿表元延三年何武自沛郡

太守為廷尉是年三  
月戊午為御史大夫  
建言末俗之敝政事煩多宰相之  
材不能及古而丞相獨兼三公之事所以久廢而不治  
也廢謂廢事也宜建三公官上從之夏四月賜曲陽侯根大

司馬印綬置官屬罷票騎將軍官

武帝初置大司馬以冠將軍之號宣帝地

節三年置大司馬不冠將軍亦無印綬官屬今賜大司  
馬金印紫綬置官屬而大司馬為專官故根不復領票  
騎將以御史大夫何武為大司空封汜鄉侯武封汜鄉侯在琅邪

不其縣後改食南陽博望鄉師古曰汜音凡其音基

皆增奉如丞相

如淳曰律大司馬大將軍

與丞相奉月錢六萬御史大夫奉月四萬也奉讀曰俸

以備三公焉

秋八月庚

成中山孝王興薨 匈奴車牙單于死弟囊知牙斯立

為烏珠留若鞮單于烏珠留單于立以弟樂為左賢王

輿為右賢王

樂呼韓邪單于大閼氏之子與弟五閼氏之子

漢遣中郎將夏侯

藩副校尉韓容使匈奴或說王根曰

說輸為翻

匈奴有斗入

漢地直張掖郡

師古曰斗絕也地之斗曲入漢界者也直當也

生奇材箭竿驚

羽

師古曰驚大鵬也黃頭赤目其羽可為箭竿音工旱翻驚音就余按驚羽可為箭翎也山海經曰景山多

驚黑色多力所謂皂鵬是也

如得之於邊甚饒國家有廣地之實將

軍顯功垂於無窮根為上言其利

言得此地為中國利也為于偽翻下同

上直欲從單于求之

師古曰直猶正也余謂直徑直也

為有不得傷命

損威

師古曰詔命不行為傷命余謂天子之命不行於夷狄為損中國之威

根即但以上

指曉藩令從藩所說而求之

師古曰自以藩意說單于而求之說輸芮翻下同

藩至匈奴以語次說單于曰

語次交語之次也

竊見匈奴斗入

漢地直張掖郡漢三都尉居塞上士卒數百人寒苦候

望久勞

張掖兩都尉一治日勒澤索谷一治居延又有農都尉治番和是為三都尉師古曰澤音鐸索

音先各翻如淳曰番音盤

單于宜上書獻此地直斷割之

謂從直割地以其斗

入者與漢也斷下管翻上時掌翻下同

省兩都尉士卒數百人以復天子

厚恩

師古曰復亦報也

其報必大

師古曰漢得此

單于曰此天

子詔語邪

邪音耶疑未定之辭

將從使者所求也藩曰詔指也然

藩亦為單于畫善計耳

偽為于翻

單于曰此溫偶駱王所居

地也

師古曰偶音五口翻駱音塗下同余按後漢書匈奴有溫禺犢王班固燕然銘曰斬溫禺以釁鼓血

尸逐以染鏑意溫偶即溫禺也後人妄加禺旁從人耳當讀曰禺

未曉其形狀所生請

遣使問之

形狀謂地形之夷險可割與不可割之狀也師古曰所生謂山之所生草木鳥獸為用者

藩容歸漢後復使匈奴

又復扶翻

至則求地單于曰父兄傳

五世

呼韓邪傳其長子復株累復株累傳其弟搜詣搜詣又傳其弟車牙車牙傳之囊知牙斯是為五世



漢不求此地至知獨求何也

單于名囊知牙斯王莽專政諷其慕中國不二名始

名知史從簡便因以單名書于此

已問溫偶駱王匈奴西邊諸侯作穹

廬及車皆仰此山材木

師古曰謂諸小王為諸侯效中國之言耳仰音牛向翻

且

先父地不敢失也

呼韓邪謂

藩還遷太原太守單于遣使

上書以藩求地狀聞

守式又翻使疏吏翻

詔報單于藩擅稱詔從

單于求地灋當死更大赦二

余按是年後至明年哀帝即位大赦又明年改元赦

詔云更大赦二以此知夏侯藩再使匈奴必在建平初師古曰更經也音工衡翻

今徙藩為濟

南太守不令當匈奴

濟子禮翻

冬十月甲寅王根病免

上以太子既奉大宗後不得顧私親

按禮父祖以上正嫡相傳為大宗別

子為祖繼別為宗繼禰者為小宗定陶王以帝弟之子入奉大宗後義不得復顧定陶共王親也

十一

月立楚孝王孫景為定陶王

楚孝王酈宣帝之子

太子議欲謝少

傅閭崇以為為人後之禮不得顧私親不當謝

少詩照翻下少

府同太傅趙玄以為當謝太子從之詔問所以謝狀尚書

劾奏玄左遷少府

劾戶禁翻

以光祿勳師丹為太傅初太子

之幼也王祖母傅太后躬自養視

在定陶國時也

及為太子詔

傅太后丁姬自居定陶國邸

丁姬事定陶共王實生太子

不得相見

頃之王太后欲令傅太后丁姬十日一至太子家帝曰

太子承正統當共養陛下

漢亦稱太后為陛下後世多稱殿下唯臨朝乃稱陛下共

音居用翻養音戈尚翻

不得復顧私親

此私親謂傅太后丁姬復扶又翻下同

王太

后曰太子小而傅太后抱養之今至太子家以乳母恩

耳

謂抱養太子恩猶乳母也

不足有所妨於是令傅太后得至太子

家丁姬以不養太子獨不得

衛尉侍中淳于長有寵

於上大見信用貴傾公卿外交諸侯牧守賂遺

牧州牧也守郡

守也遺于賞賜累鉅萬淫於聲色

淫過也故也

許后姊嬖為

龍雒思侯夫人

龍雒思侯韓寶增子也晉灼曰嫿音靡余按韓寶已死故書謚謚法外內思索

曰思追悔前過曰思

寡居長與嫿私通因取為小妻

嫿雖皇后之姊列侯之夫

人以淫放失身於長而長自有正室故為小妻記曰聘則為妻奔則為妾婦人女子之持身不可不慎也許

后時居長定宮

許后廢徙昭臺宮歲餘還徙長定宮師古曰三輔黃圖林光宮中有長定宮

因嫿賂遺長欲求復為婕妤長受許后金錢乘輿服御

物前後千餘萬

乘繩證翻

詐許為白上立為左皇后

許為于偽翻

嫿每入長定宮長輒與嫿書戲侮許后嫿易無不言

師古曰嫿

褻汙也易輕也易音弋敗翻

交通書記賂遺連年時曲陽侯根輔政

久病數乞骸骨

數所角翻

長以外親居九卿位

長太后姊子於帝室為外

家之親

次第當代根侍中騎都尉光祿大夫王莽心害長

寵私聞其事莽侍曲陽侯病因言長見將軍久病意喜

自以當代輔政至對衣冠議語署置

衣冠當時士大夫及貴游子弟也師

古曰自謂當輔政故豫言某人為某官某人主某事

具言其臯過根怒曰即如是

何不白也莽曰未知將軍意故未敢言根曰趣白東宮

東宮太后宮師古曰趣讀曰促

莽求見太后具言長驕佚欲代曲陽侯

私與長定貴人姊通受取其衣物太后亦怒曰兒至如

此長太后姊子故呼為兒

往白之帝葬白上上以太后故免長官

勿治罪遣就國

就定陵侯國治直之翻

初紅陽侯立不得輔政疑

為長毀譖嘗怨毒長

毒苦也痛也怨之甚也

上知之及長當就國

立嗣子融從長請車騎

以長當就國所常從車騎無所用故請之師古曰嗣子謂適長

子當為嗣者也

長以珍寶因融重遺立立因上封事為長求留

上時掌翻為于偽翻

曰陛下既託文以皇太后故

蘇林曰託於詔文也

誠不

可更有它計

師古曰言不宜遣長就國

於是天子疑焉

帝知立素怨長今為長上

封事求留疑心於是而起

下有司按驗

下戶稼翻下同

吏捕融立令融自殺

以減口

恐融就吏而事泄故令其自殺以減口

上愈疑其有大姦遂逮長

繫洛陽詔獄

凡詔所繫治皆為詔獄非必洛陽先有詔獄也

窮治

考鞠以窮其姦也

長

具服戲侮長定宮謀立左皇后臯至大逆死獄中妻子

當坐者徙合浦母若歸故郡

長母若即王太后姊故居魏郡元城師古曰若者其

名母上使廷尉孔光持節賜廢后藥自殺丞相方進復劾

奏紅陽侯立狡猾不道

師古曰狡狂也猾亂也復扶又翻

請下獄上曰

紅陽侯朕之舅不忍致灋遣就國于是方進復奏立黨

友後將軍朱博鉅鹿太守孫闓皆免官與故光祿大夫

陳咸皆歸故郡

朱博杜陵人孫閎亦京師世家陳咸本沛郡相人據漢書翟方進傳則博閎免

官獨咸歸故鄉耳與字皆字衍元延元年咸免光祿大夫故稱故

咸自知廢錮以憂死

方進智能有餘兼通文灋吏事以儒雅緣飾

師古曰緣飾譬之於

衣加純緣者純音之允翻號為通明相

相息亮翻

天子器重之又善求人

主微指

微指謂上意所嚮未著見於外者

奏事無不當意方淳于長用

事方進獨與長交稱薦之

據方進傳長初用事方進獨與長交及長寵盛與之交者

不獨一方進矣

及長坐大逆誅上以方進大臣為之隱諱

偽翻為于

方進內慙上疏乞骸骨

上時掌翻

報曰定陵侯長已伏其



辜君雖交通傳不云乎朝過夕改君子與之

師古曰與許也余謂

此蓋論語傳音直戀翻

君何疑焉其專心壹意毋怠醫藥以自持

方進起視事復條奏長所厚善京兆尹孫寶右扶風蕭

育刺史二千石以上免二十餘人

孫寶蕭有皆能吏也以急於求進比匪人

以得罪是以君子慎交

函谷都尉建平侯杜業素與方進不平

函谷

關置都尉以譏出入業杜延年之孫素不事權貴與翟方進淳于長皆不平

方進奏業受紅

陽侯書聽請不敬免就國

據業傳業與淳于長不平長當就國紅陽侯立與業書屬

之勿復用前事相侵長出關後罪復發下洛陽獄丞相史搜得紅陽侯書奏業聽請不敬服虔曰受立屬請為

敬上以王莽首發大姦稱其忠直王根因薦莽自代丙

寅以莽為大司馬時年三十八莽既拔出同列繼四父

而輔政

師古曰鳳商音根四人皆為大司馬而莽之諸父也

欲令名譽過前人遂

克己不倦聘諸賢良以為掾史賞賜邑錢悉以享士

邑錢

封邑所入之錢也掾俞頌翻

愈為儉約母病公卿列侯遣夫人問疾

莽妻迎之衣不曳地布蔽膝

蔽膝韞也亦曰韞鄭玄曰韞太古蔽膝之象

見

之者以為僮使問知其夫人

此下依漢書有皆驚二字文意乃足它本皆有此二

字其飾名如此

丞相方進大司空武奏言春秋之義

用貴治賤不以卑臨尊

春秋首止之會殊會王世子世子貴也宋之盟楚駕晉而書先

晉黃池之會吳主會而書先

晉不以卑臨尊也治直之翻刺史位下大夫而臨二千

石

刺史六百石下大夫之秩也其朝位亦班于下大夫

輕重不相準臣請罷刺史

更置州牧以應古制

古制九州一為畿內八州八伯以統諸侯之國今請置州牧以應古

州伯之制更工衡翻下同

十二月罷刺史更置州牧秩二千石

掾

為郡於水濱得古磬十六枚

師古曰濱水厓也音賓說文曰磬樂石也古者母句

氏作磬後或以玉為之捷居言翻

議者以為善祥劉向因是說上宜興

辟雍

記王制天子之學曰辟雍鄭玄曰辟明也雍和也所以明和天下說輸芮翻

設庠序

古者

黨有庠遂有序庠者養也序者教也陳禮樂隆雅頌之聲盛揖讓之容以

風化天下如此而不治者未之有也

治直吏翻

或曰不能具

禮

師古曰或曰者劉向設為難者之言而後答釋也

禮以養人為本如有過差

師古曰過差猶失錯也

是過而養人也刑罰之過或至死傷今之

刑非臯陶之灋也而有司請定灋削則削筆則筆

服虔曰言

隨君意也師古曰削者言有所刪去以刀削簡牘也筆者謂有所增益以筆就而書也

救時務也

至於禮樂則曰不敢是敢於殺人不敢於養人也為其

俎豆管絃之間小不備

為于偽翻

因是絕而不為是去小不

備而就大不備惑莫甚焉

為其不能具禮而廢禮是去小不備而就大不備也組祭

器如机盛牲體者也豆似運亦所以盛肉運用竹而豆用木管笙簫之屬也絃琴瑟之屬也

夫教化

之比於刑濫刑濫輕是舍所重而急所輕也

師古曰舍廢也舍讀

捨曰教化所恃以為治也刑濫所以助治也

治直吏翻

今廢所

恃而獨立其所助非所以致太平也自京師有諄逆不

順之子孫

師古曰諄乖也音布內翻

至於陷大辟受刑戮者不絕由

不習五常之道也

師古曰五常仁義禮智信人性之所常行也辟毗亦翻

夫承千

歲之衰周繼暴秦之餘敝民漸漬惡俗貪饕險詖不閑

義理

漸子廉翻師古曰貪甚曰饕言行險曰  
波饕音吐高翻波音彼義翻閑習也

不示以大

化而獨毆以刑罰

毆讀與驅同

終已不改帝以向言下公卿

議

下退嫁翻

丞相大司空奏請立辟雍按行長安城南營表

未作而罷

師古曰營度地也表立標也行下孟翻

時又有言孔子布衣養

徒三千人今天子太學弟子少

詩沼翻

於是增弟子員三

千人歲餘復如故

元帝設弟子員千人

劉向自見得信於上故常

顯訟宗室譏刺王氏及在位大臣其言多痛切發於至

誠上數欲用向為九卿

數所角翻

輒不為王氏居位者及丞

相御史所持

師古曰持謂扶持佐助也

故終不遷居列大夫官前後

三十餘年而卒後十三歲而王氏代漢

資治通鑑卷三十二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修撰臣張書勲

謄錄監生臣徐士俊